

易經證釋

下

第

五冊

易經證釋 下經第五册 經文講義

	釋別	
	頁數	卦別
總釋象例	一	一
釋象	五	一
釋象辭	七	一
釋象釋	一三	一
釋爻辭	一五	一
疏述		

夬卦

姤卦

萃卦

一

三七

七〇

五

四〇

七四

七

四二

七八

一三

四五

八一

一五

四八

八四



德也。夬則一陰在巔，欲降不能，兌悅而乾健，柔不能勝剛，終爲所決而退。傳曰：夬，決也。剛決柔也。卽此義耳。卦五陽一陰，陽道日升，上位至高，陽之所望，故陰不得留。且由益之求進不已，進者陽之志，陽日以長，勢必抉去其陰。此三陰三陽變而爲五陽一陰也。夬之爲義，固如上述。而于字亦有取象，則近似大與天，或夫字皆以陽之盛爲象也。加水則決，遇力則抉，藏于心則快，見于行則決，且快。此由夬字所合，可以推見卦之用矣。兌澤也，而上于天，水在天上，勢必下流，以性潤下，故也。水在天上之卦，有需而爲雲雨之象，兌雖與坎異，而澤所以瀦水，天上安可久瀦。此事勢之不能久留，而其行之必快，志之必

### 決也

夬之中互，因五陽爻連接，遂成乾卦之象，而外僅一陰爻，不足與五陽協。陽盛易揚，剛盛易折。此夬之用，本陽亢之勢，有飛揚之情，而兌澤不足以潤之，兩陽之和乃成太過，以兌乾皆太陽也。和則和矣，而反助其威。此夬以健勝，而其道失中。中失則用不全，惟上卦正位，九五得中，故有孚。然下應九二，中九三九四，皆重剛不中，與乾爻同，故其行多戒。若忽于乾惕之戒，自尊自大，逞威用武，則比如火不戢，必自焚。陽德之光，必以戒懼爲本。故乾以朝乾夕惕爲訓，觀乾之辭，則知夬之所貴矣。蓋夬之與乾，惟差上爻，而屬崇高无位之地，所幸上

爻爲陰。陰道降。雖不得降。其用未改。兌以悅澤爲用。如雲雨之潤物。今雖阻于五陽。而其志猶未易。雨澤雖難沛。而天德不可息。故占其者。宜懷然自反。戒慎恐懼。以厚其施。推大之恩。以潤其下。則夬之用。卽乾之用。而兌之道。卽履之道。兌同也。而上下異。果順其志。自卑自抑。居上不驕。惟謙惟退。施德務溥。自孚于履。則可以辨上下。定民志矣。故履能以柔制剛。而遵禮自卑以尊人。若夬則反以自尊自恃。揚于王庭。圖企于乾。而忽其亢。是以夬无終。而柔道不久。雖利有攸往。而不利卽戎。且號而有厲。是可見夬之過剛。其咎不免。惟上六一陰。全卦所貴。其用亦異于他爻耳。

宗主附注

夬爲三月卦。而二月爲大壯。大壯震合乾。係二陰四陽。進則兌合乾。係一陰五陽。陽日加。陰日退。是夬卦自大壯變來。爻辭中有關大壯者。卽示夬之用與大壯相應。如初九壯于前趾。是也。大壯在前。猶物之根。人之足。卦自下上。初爻應于足趾。故爻辭引爲喻。壯者陽之壯也。而至夬則壯之又壯。至乾則爲純陽。必至天風姤。一陰始生。應五月夏至節。陰由此漸長。歷剝至坤而成純陰。故夬與姤乃陰氣終始之象。夬終而姤始。此陰氣之消息也。卦名夬者。剛長決柔。陰終而快爲乾也。凡夬之用。皆剛進柔退。陽長陰消之象。

此學者所當知也。

又曰。夬義已見前。惟決快之外。尚含有缺欠之意。則本兌上缺而來。缺闕也。如水決口。兌爲口舌。言語自出。缺也。如頤中有物。曰噬嗑。象人口食物。口張而物入。是口之虛善受也。故夬包有虛欠之義。缺即不足。與盈對。月盈則缺。器滿則溢。故夬繼益。以求盈不已。終必缺也。以爻言。五陽一陰。陽實陰虛。是獨缺其上之象。若不缺。則爲乾矣。故爲春末三月卦。以尚欠一陽。未成夏令。若將上易爲陽。是純乾。而爲四月至五月一陰生于下。則爲天風姤。合夏至節。陰生則陽退。故陽之盛。以四月爲極。而由夬至姤。皆從乾出入。

夬入而姤出。皆陽中之陰。消與息之數也。易以陽爲主。剝爲陽之消。復爲陽之息。故剝與夬對。復與姤對。但陽消曰剝。而陰消曰夬。意即言陽道尊。陰道卑。陽不宜消。陰則否也。夬快也。言行至近于乾也。又缺也。言尚欠此一爻也。又決也。言志決成乾。而去其一爻也。是皆體陽爲言。即就夬所賅。決或快諸義言。亦與剝字有相反之義。剝者由外剝削。如剝物之皮。決快者由內向外。如抉出或決去。皆由內而外也。蓋陽原主外。故其消亦由外而內。陰原主內。故其消亦由內而外。內之極。爲陰之中宮。故陽至剝。則入于坤。外之極。爲陽之大府。故陰至夬。則入于乾。而夬之爲乾。非如剝之入坤。

以陽道主升。夬升自同于乾耳。不特夬也。如姤爲一陰之始。而  
曰復者。亦以陽爲主也。陽遇陰曰姤。陰至而陽自退。非如陽之逐  
去陰也。易泰否二卦。代表陽陰消息。陽長則陰不能存。陰長則陽  
不能留。此君子小人去就之分也。陽升陰降。陽明陰昧。剛柔之情  
不同。內外之志不類。故夬爲陰之將去。而柔不克與剛爭也。其同  
體履亦五陽一陰。以陰在中。其用方大。故有履虎尾之稱。九五爻  
曰。夬履貞厲。亦明示與夬有相關處。夬與履。皆以九五得正位。而  
孚于乾坤。乾厲而坤貞也。惟夬中互乾。與履異。故夬之用。皆秉于  
乾也。

夬揚于王庭。孚號有厲。告自邑。不利卽戎。利有攸往。

宣聖講義

此夬卦彖辭也。夬以五陽一陰。而陰在上。全易五陽一陰。及五陰一  
陽者。各六卦。如同人大有小畜履夬姤。皆五陽一陰。皆乾所合三女  
卦如乾巽乾離乾兌是也。夬爲乾兌合成。與履同體。兌悅而乾健。兌  
乾皆太陽。而上爻一陰。不能與五陽爭。陰本降。而反在上。九五正位  
爲主。上爻在九五之上。故有揚于王庭之象。言夬以一陰爲主用之  
爻。雖不得勢。而其尊貴不易也。以比在下者。上升揚于王庭。得君主  
親用。揚猶升也。飛揚也。得志飛騰之意。人之得志受命于天而爲君

外皆以受命于君。而升于王庭。乾爲尊貴之極。上六陰爻。不得比于君。故稱爲揚于王庭。以王之貴臣爲喻。雖非要職而尊貴莫與之並。以在九五之上也。因不得勢。故不稱其功業。亦不著其爵秩。與益之稱土。告公用圭。及賞受者異。柔在上。以順于九五爲本。九五爲全卦正位。孚于乾行。故曰孚。號者。如同人九五。先號咷而後笑。同人亦五陽與大有往來。而夬更以上卦之兌爲口舌。爲說言。口張在上。有呼號之象。同人之號咷。亦以外互兌也。五陽爲之聲。一陰哆其口。故象號呼。而非言笑。有厲者。中互乾。五陽皆本乾。道乾九三曰。若厲。夬亦曰。有厲。其義大同。厲危也。又勵也。又礪也。有危害而自勵。自礪。乃孚于乾惕之訓。告自邑者。群情上達。與益之告公同義。此則告王也。以下五爻皆尊九五。而有事必告。自邑者。衆人之意。非一人之私。自明所從。邑明所合。五陽連集。如邑之有衆。群情上訴。以順于所尊。此夬之天用。不以一陰阻陽。而以五陽決陰。明其情爲快。志爲決也。傳曰。防民之口。如防川。是不許告也。今夬欲辨民之志。揚民之情。故許其下邑以告。此夬以陽剛爲德。知立國之本在民。中正爲心。知致治之功在政。雖兌悅于上。而不以柔拂剛正之行。故本兌澤之象。求民衆之情志。戒于乾惕有厲。而自明其德者也。不利即戎者。乾道至健。而不宜過行。至剛。而必有中。故夬雖五陽合明。而不利即戎。兵戎肅殺。

易經



之令當秋之時。今夬春夏之交。生意方張。自不宜于兵伐之事。又夬外爲兌。以悅澤爲用。澤在天上。如雨澤之下。沛萬物咸昭其恩。衆生同仰其仁。仁德之施。恩澤之降。皆與兵戎相反。兵戎以毀滅爲志。殺戮爲功。則戾夫生生之情。悖于全卦之用。此不利。卽戎實與卦情相應也。澤沛于上。剛健至中。則行无不宜。動必有光。以其孚于衆。而洽于輿情。行以公。而志于光明。雖一陰在上。而因五陽之升。終必去之。則純乾之行。元亨利貞之德。其利于攸往。已可見矣。故不利。卽戎本乾之戒懼。懷乾惕之心也。利有攸往。本乾之剛健。中正。孚光輝篤實之行也。二者皆以乾爲則。九五中正。克率五陽。以決一柔。三四重剛。

能自惕厲。以合群志。而履光明。不隨陰以自疑。而諧衆以有戒。此夬彖辭大義。雖四德僅利有攸往。而全卦皆能從于正。成其自強不息之道。明德溥施之功。兌之悅澤。以順乾之剛健。雖若相決。而實相和。則凡五陽一陰之卦。陰率能成全陽德。如同人大有小畜。履皆是也。夬與姤異。而陰當將去之際。尤難與陽持。陽日進。剛日長。則其行亦日光德亦日明矣。後人釋此。多未能得原旨。讀者宜細玩味之。彖曰夬。決也。剛決柔也。健而說。決而和。揚于王庭。柔乘五剛也。孚號有厲。其危乃光也。告自邑。所告爲公也。不利卽戎。所尚乃窮也。利有攸往。剛長乃終也。

宣聖講義

此申釋全卦彖辭之義也。夬卦雖非損益可比。而爲陰氣將消之象。其所關實重大也。易以陽爲尊。故夬姤之用。不似剝復之要。然冬夏爲一年寒暑之紐。而夬姤當暑氣最盛之時。天地之陰陽方爭。人物感而多恙。是所影響者。固匪細也。夬一陰在上。陰不可久留。二氣難調。氣候日熱。故夬與乾爲陽過盛。人物雖樂于陽和。而不能无陰以濡育之。此夬後必有姤也。夬因陽道升。陰不得沛。遂相決。故曰決也。決者如決水而流不止。又如決裂不復相合。又有決斷不復因循之象。故曰剛決柔。言剛勢至強。不可少留止。柔性至順。不得少夷。猶其

行至決絕也。上兌下乾。乾健而兌協其德。固如是也。二卦合而相決。雖決而猶能和。則一柔不得與五陽爭。而二陽且與之相得也。柔之能與剛爭者。必剛之衰。如剝是也。今夬剛方長。柔不與和。亦不可得。故曰決而和。此和乃勢所迫也。既決矣。而猶无怨。非柔如兌者不能。兌。少女也。義不與父抗。故決而和。猶少女之嫁。不得怨。尤其親也。一柔在巔。下近九五。故有揚于王庭之象。數語。義已見前。茲更申述之。揚者陽也。今陰稱揚。以其乘五剛也。五剛在下。柔乘之而並升。言陰本降。今以五剛在下。遂成乘龍之喻。乾所謂時乘六龍以御天。夬之上六。則乘五剛以揚于王庭。所喻相近似也。勢由時迫。時勢所使。則

降者反爲升矣。孚號有厲。以夫柔少剛盛。不克相濟。而中互乾。全卦之用與乾孚。而兌爲口舌。以情志所發。乃號呼。而其行危。則以剛易折。揚易墜。五陽過強。如乾之九三。若厲。而必自乾惕。以免于危。自砥礪以進其德。自勉勵以行于艱險。此雖有厲。而仍能孚。故曰其危乃光。光者光明。因危而戒懼。乃日就光明。如大澤履是也。夫履上下易位。果鑒于危。而自卑。因于孚。而自下。則可同于履之用。而所行有光矣。光由陽德。必下照。方成用。如日月之光。以及地爲用。若不下照。則不見其光。此陽德貴。自下升。而自降。高而自卑。以孚于乾。則行自光明。此與乾卦各爻相應者也。

告自邑。下有脫句。係告自邑。所告爲公也。應改正之。言告而自下邑。必因衆情之同。必本所告之公。則以九五正位。而五陽在下。柔在上。能自卑抑。以聽其下。則衆情得達。政令公平。此九五中正之道。爲其下所則也。不利卽戎。以不宜尙武。爲五剛既過。生意方宏。果反尙兵戎。是自敗其德。而必逢其殃。故曰所尙乃窮。言上六柔也。原爲五剛所決。不可久留。今乃師其志。以從事兵戎。是雖柔道。而同窮盡也。兵戎者陰也。夫以剛勝。與帥之五陰一陽相反。故不利卽戎。若反其所勝。而尙其所窮。是自取敗亡。正如一陰之終被決去也。尙字與上應。陽升直至上位爲止。而戎事不與升發同。故尙武者逢剛必毀。況夫

柔方失勢。雖在上而不得久留。是窮地也。用兵而犯絕地。豈直不利已哉。故明德宜用柔。而兵事不宜用剛。成治宜自下。而尚武不宜自高。兵敗于驕。政敗于暴。德敗于剛。復自用。事敗于有始鮮終。此不利即我。因所尚之窮。不足以占勝也。而利有攸往者。夫一陰既日弱。則五剛白日長。行以剛健爲先。乾象曰。君子以自強不息。惟自強方不息。是行動之利。必以剛強爲本。若不自強。安利于行。夫之利。在剛長而柔速終也。此句義頗晦澀。以限于言文。應爲剛長柔乃終。柔之終。即行之利。健而能進。強而不息。行无不利。乾之道也。雖行徧天下。无不咸宜。以其至剛也。而夫則猶有一柔。然不久即終。亦如乾之健矣。

上雖高而被決。中方盛而无礙。合群之情。得下之志。則行有利。而自戒慎。朝乾夕惕。則免于危。利而无危。此夫之大用。其道則由剛長而柔不久耳。若但就原文釋之。不能盡其旨也。上言不利。即我爲太過。則折也。下言利有攸往。謂得中則有功也。二者之間。即過與中之辨。剛而能中。尚何往而不利哉。

宗主附注

夫卦之用。以達于乾爲志。五陽之升。以去其柔。故陰陽相決。而陽行至快。卦缺其上。則不如乾之全德。故爲夫。言缺也。爻中夫夫。猶闕欠之意。不足之象。陽德方張。而猶以爲未足。此君子戒懼之道。

也。乾九三君子朝乾夕惕。方免于咎。可見陽剛不可過。而升揚必自抑。惟虛能容物。惟謙能下人。此夬與履同體。聖人明履以制禮。明夬以約情。徇夫情則夬爲過。而終不久。順夫禮則履爲吉。而行可大。上下易位。用乃大殊。夬之彖辭首稱揚于王庭。可見其升騰已極。發揚已至。苟无德以稱之。則爲小人得志。必亂天下。蓋柔道卑陰。道降。今上六在五陽之上。是不可以爲訓也。故雖有九五之孚。而不免于乾九三之厲。而其情之易縱。志之易盈。則不免于號。號有得意之叫囂。與失志之呼號。如同人之號咷。出于憂恐。而渙汗之大號。則發于歡欣。其號同。其所以號不同。兌主口舌。有笑言

之用。有咒詈之行。有呼號之別。皆出于口。成于聲。而其情則異也。夬之號。亦以爻而有別。九二惕號。則如乾之恐懼。同人九五之號咷也。上六无號。則因兌之諛言。夬之不足也。是雖由兌而發。其地既異。爲聲亦殊。若渙之大號。則非兌也。風行水上。相激成聲。亦如人之號。而其情發于激越。其聲成爲大鳴。此則快暢之聲。有別于恐懼憂驚之呼叫也。號字且含有號召之義。若呼哨之類。夬一柔在巔。如堂上一呼。堂下百諾。爲其情志之所見耳。故孚號二字。二句而仍連接。不有九五之尊。則无以孚。不有上六之柔。則无以號。上六在九五之上。故孚號而有厲。此四字皆本爻象情志而來。

也。

又曰夬卦彖辭釋文含義甚精。人多未能領會。如孚號有厲。其危乃光。以厲危也。而乃光。則指所行之孚中正也。中正光明。易之體用。共有九五正位。不爲上六所蔽。故能正大光明。而孚于乾九五之象。因厲而自勵。是危足以昭其德。大其業。此乾自強不息之道也。又如不利即戎。所尚乃窮。係指兵戎之事爲陰。夬惟一陰在上。若尚上爻之行。則是窮盡之地。故不利。陽剛之德。以生爲本。天地之恩。由陽德以成之。春夏萬物皆榮。秋冬萬物皆殺。夬之大用在成乾之道。故爲三月卦實。當生育極盛之時。宜其不利即戎矣。即

戎爲尚殺伐之事。以夬而尚殺伐。是猶以春夏行秋冬之令。豈非自尚于窮盡哉。秋冬爲歲令之窮。兵戎爲政令之窮。皆陰之所主。夬以陽剛爲本。而強其行陰柔之令。有不趨于窮絕者乎。故曰所尚乃窮。不可用而用之。謂之逆時。易重時義。位之所在。即時之所在。上六爲全卦窮位。而陰德又與生生反。此即戎之不利。亦時位所使然耳。兵戎之事。有干天和。古人所慎。故農時不許用兵。三月爲農耕重要之時。安可以興戎動衆。此彖辭不利二字。不獨占其不宜。抑且示其不可也。

又曰夬卦彖辭釋文利有攸往。剛長乃終。句。人亦不明其意。以剛

長乃終。應爲不利。而彖辭明言利有攸往。上句不利即戎。所尙乃窮。是與此句相類。終猶窮也。窮不利于即戎。終豈利于攸往哉。而不知彖辭之義。正以其窮終之故。蓋窮終皆指上六一爻言。上六爲陰。已至窮終之地。故不能有所尙。尙猶志也。志于上。即志于窮。志于窮。則即戎安有功。如兵履絕地。覆亡之不暇。尙望其致勝乎。而利有攸往者。非以上六爲志。乃以陽德爲本。陽剛之道。无往不利。而陽爻之志。恆以最高爲其的。下有陽爻者。其志皆指上爻爲歸。而上爻亦爲陽者。則必利于行。故損益二卦。皆利有攸往。爲其爲乾包坤。外爲陽。上亦剛也。故利有攸往。必本于乾之得勢。必固。

陽之有終。終始相成。則行盡天下可也。而夬則乖此例。上爲陰。則陽无終。柔在外。則乾不大。而彖辭稱其利有攸往。何也。則雖非損益之例。仍本剛終之行。五陽方張。一陰難久。上爻之位。終必爲陽所有。而乾用以達。陽道以全。豈非有利于行乎。九五正位。克率群陽以升進。則乾之用必成。而夬之志可見。釋文恐人未解。故以剛長乃終四字。明示夬之上爻。因剛長而亦化于陽。是陽无終而有終矣。乃終即乃有終之省。以文句所限。意義略晦。非如上句之窮可擬。窮指陰之位已窮。終則指剛之進有終。長猶進也。剛進至上。則成全乾。是利于行。仍本乾之道耳。

象曰澤上于天。夫君子以施祿及下。居德則忌。

宣聖講義

此夬全卦象辭也。夬以兌在乾上。象爲澤上于天。天原在上。澤本居地上。而在天之下者。今澤反居其上。是爲澤上于天也。以質言。澤不得居于天上。天者氣也。澤積水而成。若反居上。是猶水上于天而爲雲。火上于天而爲電之類。必從氣化。方可有之。易之取象。大率類是物之不能至者。氣則至焉。質之不能有者。理則有焉。澤雖不可上于天。而兌于五行。金也。乾亦爲金。是固同屬。則亦可上于天。且澤中所。有水也。水蒸爲雲。沛而爲雨。亦澤之化也。夬卦之象。正如雨澤之行。

于天空。雨之大量。降而成澤。是地利之潤漑也。雨之及時。沛而成澤。是天公之恩施也。皆象中兼有之義。而夬之澤。則非地上所滌。而屬天公所沛。爲其及時之澤。成上天潤物之功。因春而施。達造化生成之用。此如三月之雨澤。爲萬物所沾濡。化育者也。故人道鑒之。亦以德澤之下及爲先。天之雨澤。天之德也。人之恩澤。人之政也。天公有其主宰。爲生成之尊。人道有其君主。司政令之責。是人澤之下。沛即君祿之下。頒也。祿者。宮俸。古者凡以爲食。而非自耕者。皆曰祿。大夫士之祿。必足以代其耕。是祿字。包義甚廣。猶曰食也。人有三德。父生之。師教之。君食之。詩所謂粒我蒸民。民之得食。皆君之澤。雖不如官



吏之俸而其德政所及。人民咸樂其生。如堯衢擊壤之歌。含哺鼓腹。莫非帝力。卽此辭之祿。而貴能普及于下也。既曰施曰及。則非僅指俸祿可知。以夬中互乾。乾九二所稱德施普也。亦卽此意。居德則忌者。其義有二。一則明夬之人道。體天之澤下沛。乃天道自然。人順天之行。明已之德。德雖及衆。而不可自居其功。老氏所謂功成不居也。一則推天之道。應時之宜。亦如天不吝其雨澤。而以萬物之心爲心。則德澤之下施。不得有所靳惜。居留止也。靳惜其施。留止其澤。出納之吝。與天下爭財。大學所謂外本內末。爭民施奪者也。是二者皆爲在上者所忌。苟不能充其澤。則爲悖天之行。苟不戒于居功。則爲貪。

天之力。是皆違于天之道也。今在上者。率犯此忌。而靳惜財物。與下爭較得失者尤多。此天之所勿福。而灾劫乃大。雨暘不時。既昧于天行。吝其德澤。猶以爲得計。及灾害之至。則奔走號呼。自以爲勤。大若憫之。而沛施雨澤。又自以爲功。是恰犯夬之所忌也。尙何望以成夬之用哉。夬之先有益。卽以損上益下爲志。至夬仍以施澤及下爲先。可見聖人之德。无時不以施之普及爲心。而易教之旨。尤貴在能生成其下。安養其衆。如大禹飢溺之懷。文王如傷之志。伊尹一夫不獲時。予之辜之心。方足以孚于夬象所稱之君子。聖賢不作。時世興嗟。則灾劫之推延。果將誰職其咎。故夬象居德則忌一語。實有望世之

在上位而能爲其下施澤之責者。時三復之。  
初九壯于前趾。往不勝。爲咎。

宣聖講義

此夬初九爻辭也。夬之初九。卽乾之初爻。上與兌之九四應。內外皆剛。情志不協。凡爻之初爲卦之下。與人物之趾同。如噬嗑初九。屢校滅趾。賁初九。賁其趾。皆以趾爲喻。而夬則與大壯相類。大壯爲震合乾。夬爲兌合乾。皆剛長之卦。大壯進則爲夬。觀八宮坤宮之序。第四世爲雷天大壯。第五世爲澤天夬。則可知夬之前身卽大壯。故夬初三爻。均有壯于某之喻。與大壯同例。大壯雖爲陽壯。而尙爲四陽二

陰。主夬則爲五陽一陰。是夬壯于大壯矣。不過初九與大壯初九正同。皆以陽起于下。爲全卦之根。如物之趾。而又皆應于剛。重剛而一下。一上。情旣不合。勢亦莫均。故大壯初九曰壯于趾。征凶有孚。而夬則曰壯于前趾。往不勝爲咎。二者所壯同。不利于行亦同。惟大壯以六五故有孚。言六五與九二易其正位。有如泰也。夬則二五皆剛。剛盛則折。故有咎。言在初九。情易躁行。易暴。剛而无柔。進而不已。則不免于咎耳。至往不勝。與大壯之征凶。皆爲不利于行。而大壯以震奮合乾健。其動至疾。其志至雄。故多凶。悖于乾潛龍勿用之義也。夬則上爲澤悅。內健外說。其動可徐。其志可濡。則欲往而力不足。欲健而

勢不繼亦以下故也不勝勝字有平去二讀平爲不勝任去爲不能取勝皆不足也不能善于所往耳既不能勝任則進亦无功既不克致勝則行必有失勝敗爲對不勝猶敗也无功固恥致敗尤辱此往不勝必爲咎也咎包人已人之所尤己之所恨皆咎也悔之至曰咎必有過失也尤怨所集恚恨斯生上則受伐戮下則畏譏讒內則疚于心外則辱于衆是咎之所有爲行之不利也。

象曰不勝而往咎也。

宣聖講義

此申釋爻辭之義也以夬之陽剛得勢而初九有不勝之占則由初

爻在下无可用武如潛龍在蟄无可展布之意既占不勝而仍前往則其有咎宜矣夬雖五陽日長究有一陰待決在初九之位猶將決之時其志固強其行猶憚其行固躁其氣猶釋是以往不勝也壯于前趾固與大壯同而前字則對後言趾有前後亦如事有緩急前者急而進必求迅大壯二陰其志較弱故概前後不復分夬則兌澤之用恆取柔悅之行而初九勇往故壯見于前趾由此亦可見上下之志不孚剛柔之情互異柔而在上則下雖猛進亦无功況時位不許其急進乎故夬之決然者志也而缺然者行也快然者心之思抉然者力之使心強而力不足志決而行不充此初九雖有前趾之壯而

往不勝且爲咎也。壯于趾者應健于行。今因行而獲咎。正病在過健耳。易道以中和爲重。過猶不及。皆非萬全。非其位時。尤難輕動。大壯亦以壯趾而占征凶。釋文稱其孚于窮。亦明太過之乖中道。其用易窮。知其壯而強用之。則必罹其凶。故善戰者不窮兵。善強者不黷武。藏利器于身者。不銜其長。握勝算之柄者。不輕于試。此壯而不勝。正欲人戒于自壯。力有盡而欲无窮。志易驕而行不逮者。皆咎也。豈徒壯趾之不勝已哉。夬者乾爲體。兌爲用。乾剛而必戒懼。兌悅而宜和平。秉陽之德。亦不能過。故易以中孚爲最中。則兌在內。巽在外。四陽中包二陰。陽不過而陰得中。卦象最適中和者也。夬則過于陽而失

其陰。凡行皆乖中和。故初九卽占有咎也。

宗主附注

夬卦初九往不勝爲咎。而釋文稱爲不勝而往咎也。爻辭往在先。是不勝由往來。若不往則免咎。故釋文不勝在先。正戒人之勿往。與原旨似異而實合。因往而不勝。必受其咎。何如毋往。尙可幸免。苟不自反。貿然前往。則其爲咎。不亦宜乎。且不勝爲。可作一句。以原賅不勝任之義。不勝任者。才力之不足。或時地之不良。或器物之不備。皆不勝任者也。知已知彼。百戰百勝。此兵法所云。其旨至深。其義至當。夬卦彖辭。固已有不利卽戎之語。釋文又申以所尙

乃窮。則初九之往。明爲不勝。已可概知時地之窮。人天相悖。則欲  
无咎。難乎其難。況即戎已占不利。而前往。豈能有倖勝之望。攻守  
異勢。勞逸異情。此不勝由往而致。往猶進也。攻也。伐也。皆犯難也。  
初九本非用武之時。而徒以剛暴之性。急躁之情。只知向前。不顧  
後患。此不勝而往之咎。爲應得也。爻辭往不勝爲咎。可分往與不  
勝二者。皆有獲咎之意。以往非其時。自不免于咎。更以不勝重其  
咎。則初九占者。惟有退守爲宜。果明知其不勝而往。與明知其不  
可往而往。是皆咎所必至。謂夬初九既異夫乾。又與兌相應。剛柔  
不均。最難躁進。而以剛暴。不免求進過急。與大壯初九正同。大壯

亦曰征凶。可見亦不宜進。惟大壯上合震。有二陰。而柔主正位。故  
但曰征凶。而未言不勝爲咎。夬則九五正位。意在決柔。初九已抱  
必勝之意。而求意外之功。是與戰爭之攻伐二者相類。故特以不  
勝警之。大壯之征。謂出行也。不限于戎事。夬之不勝。則指戰爭。是  
二者之異耳。然以大壯猶占征凶。戒勿輕動。而況夬乎。此彖辭特  
諄諄以不利。即戎爲訓也。

九二惕號。莫夜有戎。勿恤。

宣聖講義

此夬九二爻辭也。九二居下卦之中。以剛乘柔位。中而失正。在乾九

二見龍在田。尚以德施普及爲重。夫之九二既非乾純剛而上合兌。以悅澤爲用。五陽相率。二五同陽。內外莫協。故有惕號之占。惕本于乾。猶九三之夕惕也。號本于兌。以說言。口舌之象。而遇驚恐。不免有如同人之號咷也。彖辭固有孚號有厲之語。號卽此爻之號。厲亦猶此爻之惕。以惕由危而驚。由驚而恐。心中惕惕。不克自己也。以九二剛過。而繼初九不勝之後。自難免于驚恐。而心惕而號呼也。然九二雖驚恐呼號。而在中位。雖有戎來犯。終亦无傷。則可勿恤。恤者憂也。念也。關心之至也。莫同暮夜與日對。暮與日對。乾以純剛。故九三朝乾夕惕。日夜自警。夫則上爲兌。九二在內。陰之主也。故惟暮夜有戎。而致惕號之象。終以中位在內。敵非必得。且有衛于外。故僅惕號。而勿憂念。以虛驚不免。而實害未臻。此惕號于前。而勿恤于後也。夫之下卦。以乾剛奮越之志。有暴恣毋憚之情。而與柔決然之勢。故時有兵戎之舉。爻辭以象所及。不必果有其事。但九二繼初九之後。初九果不勝而輕往。則九二必敗退而致戎。暮夜之戎。謂非強敵。猶乘隙來襲之意。然人民未能持靜。自不免于驚惕呼號。而中位守之有方。御之有道。不失其位。則勿恤其終。此九二之有戎。由初九之咎。而其勿恤。則中道之有應也。二五相應。內外皆剛。內之虛驚。外爲之衛。此所以僅惕號而已。然九二爻雖可勿恤。而全卦皆不利。卽戎。則暮夜

而致惕號之象。終以中位在內。敵非必得。且有衛于外。故僅惕號。而勿憂念。以虛驚不免。而實害未臻。此惕號于前。而勿恤于後也。夫之下卦。以乾剛奮越之志。有暴恣毋憚之情。而與柔決然之勢。故時有兵戎之舉。爻辭以象所及。不必果有其事。但九二繼初九之後。初九果不勝而輕往。則九二必敗退而致戎。暮夜之戎。謂非強敵。猶乘隙來襲之意。然人民未能持靜。自不免于驚惕呼號。而中位守之有方。御之有道。不失其位。則勿恤其終。此九二之有戎。由初九之咎。而其勿恤。則中道之有應也。二五相應。內外皆剛。內之虛驚。外爲之衛。此所以僅惕號而已。然九二爻雖可勿恤。而全卦皆不利。卽戎。則暮夜

易系詞釋  
之戎。豈獨九二之警。而勿恤之道。終非全卦所恃也。  
象曰有戎勿恤。得中道也。

宣聖講義

此申釋爻辭之義也。言九二在下卦中位。雖剛柔失正。而仍得中道。則雖暮夜有戎。而勿恤。可見卦爻之重中位也。中位者道之所寄。德之所明。位與時相因。位當則時宜。中行不失。則行不孚于道。九二得中道。九五稱中行。雖皆陽爻。以位之中。則行亦正。正如主位在衆人之中。耳目既周。聽視必公。左右有弼。言行必正。不容其偏邪也。不過易道以君子爲則。若非君子。則負其位。然小人雖幸得位。終亦不保。

位者天所以酬有德耳。有位无德。終必受其禍。如桀紂幽厲是也。故古人重德如重位。而易象不能知其德。則以位爲尊。九二之能免于戎者。亦由有德在位。衆人所服。乃能與守其國。保其位。書曰。后非民罔與守邦。此之謂也。暮夜有戎。倉皇之害。而終勿恤。豈非得衆力以禦患乎。雖其初不免惕號。而終能共捍禦。可見九二之位。以中道而免于災。設中而不中。位而无德。衆皆委而去之。則左右亦戎也。何待外來之寇哉。惟夬卦以即戎爲不利。果不自致寇。則興戎者終亦无功。是勿恤云者。亦含有寇自敗潰之意。剛中之德。有如仁人之无敵。況犯時而興戎者。豈能害于有德之主。此暮夜二字。亦寓有暗昧之

義言戎事之來。不光明正大。而我禦之。則以中道。以道擊淫。更何恤。平易辭之義。恆可觸類旁通。視其時勢而象之。是在占者善為推繹耳。

宗主附注

夫初九九二爻辭。均關於兵戎之事。雖未明言戰爭敵對。而有攻守主賓之情。則以下諸爻。例與上應。有若匹敵。如初與四。二與五。三與上。一剛一柔。一內一外。自成對立地位。初三五皆陽。二四上皆陰。不問爻之為陰或陽也。凡卦皆然。以在後天。不能外陰陽之配合生成。故傳曰。分陰分陽。迭用柔剛。分三才而兩之。故爻六

位。初為奇陽也。四為偶則陰也。奇偶以位定。陰陽以爻分。故初與四。二與五。三與上。皆立于敵位。所謂嘉偶曰配。怨偶曰仇。仇配皆匹敵也。二與五尤著。以二主內。五主外。皆為中位。有若並尊。如六二九五。則為后與帝之象。若皆為陰或陽。則亦有后妃君王之稱。以其內外上下自有分也。而平日則成主賓。以內為主。外則賓也。又有夫妻男女之別。如大過。老夫老婦。少女士夫之喻。即可見易卦之例稱矣。初九九二外應。九四九五。原同為陽爻而位異。亦若敵對或賓主。以兵戎言。自有爭奪之志。故有勝負進退攻守侵伐之不同。初九不勝。以輕進也。九二勿恤。以善守也。而所謂戎者。概



一切兵事言。如操演練習。亦包在內。而惕號二字。惕指有所驚。號則兼號令號召。以口舌傳宣心中意旨。皆號也。故九二之辭。不必限于戰鬥。果有涉于動衆。用爲戰具者。皆屬焉。而暮夜兼舉其時。或其行之暗昧。或其事之悄切。非白日光明者。皆可引以爲釋。故古人稱暗中動作爲夜行。而俗呼盜竊曰宵小。皆以其不光明正大也。易辭簡而義可推。是在占者細爲紬繹耳。

九二壯于頄。有凶。君子夬夬。獨行遇雨。若濡。有愠。无咎。

官聖講義

此夬九三爻辭也。九三內卦之末。人爻之始。與九四重剛不中。同于

乾卦。而夬則以外爲兌。兌澤下交。柔道下及。使九三得其滋濡。有如雨澤之潤。故爻辭有異于乾。乾九三鑒于過剛。戒以恐懼。朝乾夕惕。見危求安。始免于咎。夬九三亦以過壯。原占有凶。惟得兌之澤。亦免于咎。其无咎同。其所以无咎者不同。則夬與乾之別也。夬由大壯進于五陽。稱壯與初爻同。初在下。故爲壯于前趾。三在中。于乾爲終爻。終猶上爻之位。內外相應。亦與上爻有關。故稱壯于頄。頄。面骨也。乾爲首。九三乾之終。爻取頄爲象。亦不以頄爲限。則凡首之骨或面。皆可取象。今但云頄者。以字爻九。乾之數也。頭爲諸陽之會。九爲陽爻之名。故以頄稱。實則面腦各部皆可爲喻也。壯而至頄。其下之壯可

易經言釋  
知壯而過者必有失亦如剛之易折也故占有凶有凶者言在理有  
之不必見于事也而壯至首乾之盡矣窮之地位故易召凶危乾九  
三若厲則稱其危此則稱其凶其數同也易例三多凶不獨乾也  
蓋失中位而易履于危耳若九三而與六四應則成既濟或泰庶成  
相協之道今夬與乾皆九四在外重陽之間剛過之象數之不合者  
曰奇合者曰偶人之遇合亦然過剛无柔自无可合崎行之士不易  
得朋故曰君子夬夬獨行言无友也坤西南得朋以兩合也夬以九  
四難合故辭稱其獨行意即不偶也夬夬者猶蔓蔓或落落之意夬  
決也重之則決絕之喻而兼有踽踽涼涼之情皆缺然不全之貌孤

也夬夬獨行猶蔓蔓獨造落落難合以其既不易合亦不得合耳九  
三所用即在剛健不拔夬夬非貶辭觀其稱君子可以知其時地之  
宜正賈其不合耳遇雨若濡有愠者以九三與上六應上六陰也而  
爲兌之主爻悅澤之用所見九三在下承之故象遇雨言在中文方  
進行如人在中途而遇雨非其所豫防故若濡言雨降而未備沾濕  
其身若字以其淋濕甚如濡于水中也有愠者不時之雨中途之情  
既无所蔽復不得憩心中懊惱含悲難已也然情性行緩者亦甘受  
之故曰有愠言有所愠或否凡用有字皆未十分決定之辭如有凶  
亦然君子雖突爲雨濕而自知其咎不在天則何愠哉上不怨天下

不尤人。更何咎乎。此无咎之占。既以九三之能免咎。又以君子之无  
所咎。概二義也。要知九三无咎。由于得兌澤之調。而君子无咎。則本  
乾自强之道。自强不息。應无咎尤也。  
象曰。君子夬夬。終无咎也。

宣聖講義

此申釋爻辭之義也。以九三原占有凶。而因君子持夬夬之行。不易  
與小人合。且有獨立不懼。遯世无悶之志。不求與衆合。皆本乾自强  
不息之訓。此所以終獲无咎。君子夬夬。人多以決字爲釋。稱其志趣  
堅決。此固一義。實則志貴堅決。行貴健強。而復不宜以剛行剛。方孚

于道。爻辭既稱獨行。復稱遇雨。既稱若濡。復言有愠。是剛柔相濟之  
用。非偏于所執也。遇雨則可見其上有澤沛。而不相棄。若濡則可見  
其沾染已深。而能自拔。有愠則更見其操存有素。涵養是需。雖卒然  
受恩。而不以爲榮。貿然受辱。而不以爲忤。中心无忤。不與物推移。明  
德不回。以應時遷變。此君子自强在不息也。至誠方不息。无動于中  
方爲誠。有道以御變。方爲強。非一味剛健。足以應世者也。故雨之驟  
遇。猶意外之寵。或突如之禍。皆不足以搖其心志。此有愠亦僅含怒  
而已。不形諸外。若濡亦僅沾濕而已。不沒其身。是在君子之善處耳。  
合象辭言。上六下應。如雨之降。即君子施祿之喻。故君子雖濡而无

所動。老氏曰：受寵若驚，亦言君子不以寵辱爲行止也。雖雨濡而不輟其行，雖有愠而不戾其志，壯于頄，已崇高其位而有凶，濡于雨，已沛澤其施而有愠，是必明于得失，決于去就者，方无咎也。故釋文以君子夬夬，申釋无咎之由來耳。

九四：臀无膚，其行次且，牽羊悔亡，聞言不信。

宣聖講義

此夬九四爻辭也。九四爲兌之始，與九三同屬人爻，而以剛履柔，與初九應。初九在下，故象趾；九四在中，故象臀；臀股之上，人賴之以坐，多肉而厚骨，身之要部，无臀則不能坐，臀以殿，殿後也。如室之殿，安

坐其居之地，人之臀亦司居坐之職。九四在上卦之下，而爲兌之初爻，故稱臀。膚，皮也。亦通腑腐，其義見噬嗑卦。此言臀无膚，傷其皮也。皮爲體之外衛，无皮失所衛，則血肉皆露，筋骨不保，則雖有臀，將失其用，則不得安居穩坐之象。不能坐者，有礙立或行，亦不便于偃臥。則立亦必有所苦，行必有所艱，故曰其行次且。次且，後人作趑趄。古无走字，欲進不前之狀。言行步之艱難也。爲臀无膚，則股亦苦痛，不得安坐，即不良于行。行兼立言，行之先必立，不便于行，亦不得立，皆以切膚之害，失其自由之象。既爲後患，又失外防，則其坐臥難安，行止不易，可以知矣。爻舉爲喻，不必果有其事，不過九四在外卦之下。

易經言解  
故象臂耳。而以上六爲陰。下皆爲陽。陽爲衛。爲傷。今卦上爻爲陰。是傷其外衛也。故曰无膚。九四與大壯同爲陽壯于內。大壯爻辭。牝羊觸藩。喪羊于易。與此爻之羊一義。羊性馴而內剛。故大壯夬皆以上有柔爻爲羊之象。牽者羊之主人。九四與初應。初爻爲剛。有如人之牽羊。即以剛牽柔之象。重剛相連。如繩索之牽挽不斷也。外悔內貞。九四在外。故曰悔。悔亡以羊之亡而悔也。雖有五陽牽之。而以一陰亡之。則其悔宜矣。陰主傷失。而在外如潰其藩籬。故大壯上爻曰喪羊。與此亡羊正同。不過大壯二陰。猶可委之未慎。夬則一陰。竟使已牽之羊亡失。豈不悔哉。此悔亡言悔因亡羊而生也。易之无藩。乃喪

羊牽之无衛。亦亡羊則喪亡之咎。終由藩籬未謹。防守不周。以羊之馴。猶至亡矢。況非羊乎。強力之不可恃。剛愎之不宜用。于此可見。九四重剛。自用已慣。自恃方驕。雖害切膚。而亡羊于手。猶不省悟。憑陵其暴躁之氣。武斷于耳目之聰。故有聞言不信之語。以雖有人言。仍不置信也。此九四剛過之害。卒致身受其傷。行感其苦。手失其物。雖生悔心。而猶不以人言爲意。可見其終必至大損也。

宗主附注

夬以中互乾。故爻辭亦與乾應。大壯則中互夬。故爻辭亦與夬相類。在卦象兌爲羊。凡有兌者多以羊爲喻。夬之牽羊是也。而大壯

以震合乾。何以稱羊。則由中互夬。爲兌之象也。故曰牴羊曰喪羊。皆以兌爲用。羊性馴柔。禮曰柔毛。兌少女也。亦極柔順之性。在畜則以羊爲喻。夬之牽羊。以五陽連繫一陰。有如繩牽。而以陽剛決陰柔。亦有牽羊之象。匪人稱被劫掠者爲羊。或縣羊肥羊。皆暗指其馴柔。无反抗。聽其割宰之意。中州有捻羊者。即匪類之一。以騙掠剽竊爲生。俗訛作捻秧。以河南方音唸。羊若秧也。而秧字則含幼穉之意。人不出外不更事。俗曰秧子。即言如秧苗穉弱。實亦由羊字轉變。捻羊亦如夬之牽羊。以五剛縛一陰。其不易逃脫可知。而竟亡失。寧不悔哉。正如匪人已綁得富商。而竟被逸去也。羊固

馴。而其爲用則剛。如羊毛足以禦寒是也。剛柔互爲用。不得徒有一而忘一。此後天之陽與陰並行也。夬雖當陰消之時。尚有一爻在上。故全卦大用。仍以一陰爲重。兌之取象。爲全卦所本。與大壯同。乾爲龍爲馬。而二卦獨以羊稱。則知兌卦之用。所關大矣。夬爲缺爲決。以上一爻爲五陽所妬。志雖與決。而行有難決。則柔道之能伏剛也。細體辭旨。自能知之。

象曰。其行次且。位不當也。聞言不信。聰不明也。

### 宣聖講義

此申釋爻辭之義也。其行次且。正與大壯牴羊觸藩相似。皆進退兩

難之象。夬九四外卦之始。而重剛不中。故曰位不當也。言不當位。則无所守。不能守。則不能行。猶人病足。既不能立。又安能行。此行次且。由位不當。无可守也。聞言由于耳。耳主聰聽。目視爲明。耳聽爲聰。人之聰明。寄于耳目。聞言不信。是聰而不明。謂既聞。是有耳能聽。非聾者。聞而不信。則由心之不明。耳目之用。必心爲之宰。心之不明。雖有耳目。亦无聰明。人身以坎離司耳目。坎象腎離象心。坎陽在中。得乾之精。離位于南。代乾之用。夬以中互乾。而九四在中。故有耳聞之象。而上爻一陰蔽之。故有不聰之象。實皆九四過剛之害也。譬之在上者。兼聽則明。偏聽則暗。九四失中道。自不免因偏聽而蔽其聰明。九

四在爻爲未濟之位。又重震之位。震躁而未濟不協。故恆剛復自用。不恤人言。則夬之陽壯。而爻又以剛失中也。急進者忘其後。暴行者忽其危。此乾九四以或躍在淵。自高而下方免于咎。夬以五陽直進。其勢至決。其志至快。故其害亦如之。太過猶不及。以急求進。而行反次且。豈非自貽伊戚哉。爻辭終未言其凶。而歷數其害。旨在欲人之自悟耳。

宗主附注

夬九三九四爲人爻。而重剛不中。九三以陽居陽位。與既濟合。九四則陽履陰。與未濟同。故九三雖有凶。而終无咎。以爻位相稱。有

相濟之德也。九四則行次且。而言不信。切膚之害。所失已多。是由爻位相違。无互濟之志也。此中爻二者。必本一陰一陽之道。方孚中和之行也。九三以得濟。故君子夬夬獨行。而遇雨若濡。有愠无咎。言君子逢夫艱險。不憚辛勞。夬夬之情。孑然獨往。而足爲天所矜。人所式。故遇雨若濡。係天澤之沛。非時運之乖。如大畜上爻既雨既處。爲和睦清明之象。又如睽上九遇雨則吉。爲群疑已釋。猜怨皆平之象。可證遇雨乃吉。占而在多疑多難之時。尤以得雨爲復安復利之兆。如天旱之獲甘霖。物槁之沾潤澤也。夬九三以重剛失中。正憂不得和安之道。乃以君子之夬夬獨行。不與衆雜。始

邀雨澤之降。而免于危咎之虞也。是以人定勝天。天亦因人之行。而予以恩澤。正如夬上六一陰。因五陽之盛。不得不爲澤之下沛。有似盛水于釜。下有烈火。則水自蒸化而爲汽。更下降而爲潤澤也。天之雲雨。亦以水汽之升降而成。陽剛之行。足使陰與之化。夬上六之爲雨澤。其功實在五陽。九三與上應。故受雨澤爲最多。此爻辭有遇雨若濡之喻也。九三爲剛。上六爲柔。與其他爻內外皆陽者殊。故曰獨行。言陽數奇。而不得與外協也。凡不偶者。皆剛過之害。而九三爲重剛。故勢不得不獨行也。

又曰夬九四爻。聞言不信。與困卦同。困上兌下坎。夬上兌下乾。下



雖不同。上皆爲兌。而坎主後天坤位。與離對。猶先天乾坤。故皆有言不信之語。以兌爲口舌。爲說言。在上更象口舌出言。而其下爲剛。剛不依柔。故聞言不信。坎爲耳。乾非坎。以下九二同于坎。亦有耳聞之象。乾固爲各卦之宗。各卦所象。乾均能象之。以各卦无不自乾出。而三陽卦无得乾之一體。足以代其功用。如震如艮。皆與坎同。以陽貴。陽以剛健之德。易自恃其才。而不樂聞人之言。凡言必有所指。非泛泛談說而已。而謂禮義不愆。何恤夫人言。孟子士憎多口。皆以言必關乎毀譽。或諷諍之類。兌既主口舌。尤非尋常言語可知。俗稱與人爭執是非爲口舌。以其有所辯論也。兌之說

言亦屬於辯論者多。夬上兌以一陰虛其口。正有掉其長舌之象。而五陽方盛。不獨无所動。將決而去之。是九四之不信。亦爻象使然。九四在兌之初。爲說言之始。進至上六。則又有无號之稱。則以上窮必變。善言者反噤其口。大號者反不聞其聲。辭雖不同。其取象于口舌說言則无異也。

九五覓陸夬夬中行无咎。

宣聖講義

此夬九五爻辭也。九五上卦正位。即乾主位。爲全卦最尊之爻。夬雖有上六一陰。而正位與乾同。故彖辭稱孚。本爻稱中行也。然夬終異

于乾雖五陽方盛。欲決出一陰。而上六仍在九五之上。是其志猶未達。行猶未光。如日中天。而有雲爲之蔽。如燭在室。而有物爲之障。則其光不大。其德不明。故九五不得不夬夬。以求速決也。莧菜也。陸旱地也。榮生旱地。其生方艱。而莧則賤草。易于生育。且爲三月之菜。故夬取爲喻。九五之象。陽已極盛。而陰在前。澤將下沛。莧正苦旱。是相需固殷。而相妬又甚。蓋澤不時降。恩反爲仇。物不獲生成。德反爲怨。此莧陸不免于夬夬之情。正急求解決之道也。夬夬與九三君子夬夬。同而不同。九三以行言。夬夬猶不偶而獨行之意。九五以情言。夬夬猶失望而焦燥之意。二五同功異位。九五多功。則莧雖旱而不必

求于外。以雲雨之成。仍必待陽日之蒸化也。九五因求之不得。反而自決。求已以自潤。則志更堅決。而行近決絕。不復望上六之澤沛。但期諸陽之速興雲雨也。故莧陸夬夬。有怏怏失志之象。而含有抉擇之思。于決去陰之行。更有快速之感。此與九三之義有殊也。惟其取獨行之旨。无自餒之情。則同。凡陽皆奇。三五陽爻陽位。不易得偶。若九四則以位爲陰。不宜于獨行。故爻辭歷舉自用之害。自信之非。是可見爻必以位爲斷。九五之剛。故夬夬不爲害。且孚于中行。而免咎。則以中正之位。其行必中。雖有過剛之嫌。而知自反之義。此君子本之。而以施祿及下。明德不回也。夬之全卦。凡陽爻均有過剛之咎。獨

中行克免。九二九五皆以得中正之道。不以剛自恃。故能免咎過者。大小過。中行。中孚。二者原相反。果過而自反。則不失中孚。此卦爻之所貴也。

象曰：中行无咎，中未光也。

宣聖講義

此申釋爻辭之義也。以九五既爲正位而孚中行。應不有咎戾。何以爻辭稱无咎也。凡稱无咎必緣二義。一則无可咎。以其所行自罹于咎戾也。一則原有咎。以其行之善而免耳。故稱无咎必原有咎。九五中行而有咎。恐後人不明。故釋之以中未光。一則因九五雖位中正。

而上有陰爻陽德止于此。不克再進而上六一陰將蔽其明。是雖得中而未能光大。以爻言固如是以行言亦由五陽過盛剛過之勢。且近于陰。有偏頗之嫌。亦不克成光大之德也。九五之下。連以四陽。方阻上六之下降。而志在決去之。是九五與上六近而將遠。親而反疏。情志在即離之間。動止當嫌疑之際。故雖中位而未光明。爻雖正位而行未光大。此爻之所以爲夬也。夬原含缺欠之義。以上六一陰之缺。則全卦正位之九五亦因之而有未光之稱。是以爻辭占无咎。言以夬夬有咎。而幸以中行得免焉。竟陸之象。亦非光大之喻。以其位雖正而時不當。德澤未徧。生成未全。此夬九五有異于乾之飛龍在。

天也。

上六无號終有凶

官聖講義

此爻上六爻辭也。上六全卦之終。屬兌主爻。亦為坤之上六。全卦惟此爻為陰。故與下各爻有異。況當窮則變之地乎。在彖辭。字號有厲。九二惕號。皆以號稱。上六則曰无號。是可見上六之用。與全卦反。全卦以兌在外而張其口。故有號之象。至上六反以失其位。塞其兌。而為无號。言聲不出口也。且下應九三。內剛外柔。柔失其道。不協于時。故成无號。不可號也。號兼呼號。號令。皆口舌所司。兌之本職也。兌至

上六其勢已極。其用反窮。此爻辭稱其為終也。終字為一句。其義有二。二則為卦之終。凡卦皆自初始至上終。上六之終。乃全卦之盡也。一則爻之終。爻以九六分屬乾坤。乾知大始。坤主大終。坤卦用六。釋象曰。用六永貞。以大終也。故凡卦爻之屬陰者。皆秉坤之用。而以終稱。是上六之終。為坤爻之盡也。周易全部亦以乾坤分始終。則非限于九六爻。如傳所謂未濟男之窮也。歸妹女之終也。即明陰陽皆有終盡之數。未濟為乾道之終。歸妹為坤道之終。此以乾坤主各卦始終。言也。若夫之終。則以卦爻之盡為言。上六一陰將盡。在時為陰之終。與剝為陽之終相對。故爻辭稱終。言既為卦之終。亦為陰之終也。


爻終則窮而必變。陰終則陽起而代之。是彖辭利有攸往所尚也。陰陽消長之別耳。陰雖以夫終。而又自姤始。與陽之終于剝而始于復者一例。終必有始。爲天之行如夜盡則日。冬盡則春。往復循環。未嘗有絕。是陰終而非終。故曰消息。不曰終始。不過在夫卦則爲終耳。蓋即坤道之盡。與卦用之窮而已。坤道盡則柔无權。卦用窮則夫將變。故上六之後則爲姤。而一陰又始于下矣。五陽雖同。而陰陽消息大異。此卦爻有盛衰之別也。因其爲終。乃占有凶。言夫本以決陰爲用。陰既決而終。則陽將上而極。是去其蔽而代受其災也。故曰有凶。上六雖窮。若未果易以陽。則凶之占。由上六之變。是剛不當志于進耳。果不急進。則又无凶。故云有凶。言視五陽之自動爲斷。全卦惟此缺陷。若履之。是將陷于險中。柔不能以剛勝也。象曰。无號之凶。終不可長也。

宣聖講義

此申釋爻辭之義也。言上六爲終而不可長久。則柔道无權。彖所謂剛長乃終。與終不可長。正相應。以五陽之長。則陰終而陰之終。不復長久。陰將變陽。柔將變剛之象。故在時令夫之後爲乾。五陽長而爲六陽。一陰消而至于无。此兌之用失。而爲无號。柔之不久。而有凶也。長字指陰言。與彖辭指剛者別。剛長則陰不可長。一也。卦用至終。皆

不能長。如豫之何可長也。亦因上六之窮。二也。卦用之終。爲爻之盡。陰爻之終。爲時之莽。時位相應。故上六有凶。夬原相決。上六正在決絕之位。陰陽交爭。剛柔莫協。所以有凶。兌因窮而自塞。故有口而不可號。夬因窮而自終。故有柔而不可長。此釋文之旨。後人釋此。多不當。特爲正之。夬之終爲乾。此時令也。夬之繼爲姤。此易教也。其數略殊。則陰陽消長之有別。與人天代謝之不同耳。乾受夬而出之。姤如坤受剝而育爲復。其道同也。陽與陰互爲胚胎。乃道之根本。而見于外者。則事物之生成代謝。如春夏秋冬時也。而生長收藏。則德也。夬爲三月。而姤爲五月。中夾乾爲四月。此時令有始終也。春去夏來。物

生自長。則天地之德。化于天道。人但見其榮繁而已。故夬之有凶。非關全卦。僅上六因終而不可長。乃占之果。知其窮而善遇之。則夬又成姤。姤遇也。易決爲遇。則不合者合。是天地之道。永无終窮。尚何无號之凶哉。此概理數而言。是在占者知其盈虛消息。而善趨吉避凶。則上六之凶。仍不爲害。故夬字有似夬。夬者中也。半也。不過則合于中和。適中則免于夬缺。殃快皆從夬。皆失中和之德。故夬夬猶快快。中則爲快。偏則爲快。情之所爲。亦行之所繫。柔能節剛。天道剛中。而柔其外。此聖人明易之微旨也。

姤卦  巽下  
乾上

宣聖講義

姤卦上乾下巽。一陰五陽。陰在初爻。與夬往來。而為夬之倒象。周易卦皆自初始。姤為陰之始長。其中互乾與夬同。故全卦大用。仍本于乾。而成陰長陽消之象。陰雖微而得時。陽雖盛而失勢。其同體易位。卦為風天小畜。一陰在四爻。則與姤大異。陽升陰降。姤以陽之升成。退讓之勢。不復與陰爭。與夬之用恰反。夬為陰不能久留而被決。姤則陽不得不退而成相遇之情。姤遇也。柔遇剛也。而剛亦以遇柔而自退。遇有二義。一則遭遇。一則待遇。皆含有偶合之意。字從禺為偶。

之省。陽奇陰偶。姤以陰得時。故易偶合。而陽則如中途相遇。逡巡自退。不與抗禮之意。陽雖五倍于陰。奈已失其本。故不與陰抗也。乾剛而巽順。剛在外而內順。五陽連繫俱升。其志在外。陰雖不進。陽亦必退也。陽剛行健。一柔不能與協。則升者自升。无可牽挽。氣使然也。而情志亦同。遇而不合之象也。在陰固欲合。而陽難于俯從。名雖相遇。實反相拒也。而時勢又不得拒陰之進。漸向外推移。以卒成陰長之用。此姤爲五月卦。一陰起于下。字夏至之令也。夏至日已北至極。不得再進。反而回歸。以向南。南者陽之所反。五陽相率而同反。陽雖盛。而時爲之限。行爲之促。則陰之進。非陰之功。乃陽之德。如賓退而主

得安閒。敵退而我得展布也。故名姤。重其相遇而能相讓也。柔道之得時耳。姤從女后。言爲女中之尊。如國之后妃。然不必限于后妃。而言德用則從坤也。坤用初長。初六一爻。坤德所寄。雖二五內外正位。皆剛。非如后妃之象。而一陰正長。乃成大母之稱。此卦名姤。而字爲女后也。古稱君曰后。後始獨用于女后。則女后者猶女中之君。坤爲女之最尊者。女后即坤之稱。而在卦用雖秉乾剛。實仍以變坤爲大。則爲初爻方得勢也。

傳曰。夬決也。決必有所遇。故受之以姤。此周易之序。以陽既決陰。陰不能終絕。故仍相遇。而後大事物進退往復之機。亦復如是。力之所



至則決而去之。力之既衰。則仍相值。故夬之後必爲姤。而由卦言。則夬之變姤。僅一爻之上下。亦即倒置而已。兌之倒爲巽。巽一陰在下。其用爲乾初變坤。而爲長女。長女代母。故巽能代坤。坤之德初見于巽。次見于離。三見于兌。皆女也。乾父也。乾而合巽。猶父率長女。其同類卦。如天火同人。天澤履。皆一陰五陽。而姤爲之始。故按六十四卦圓圖。夬姤分列乾之左右。亦即陰之終始。如剝復在坤之左右。爲陽之終始也。周易取循環進退。終則有始。爲天之行。夬終而姤始。皆屬乾之所近。兌乾而乾巽。僅以出入之道爲辨。夬入于乾。至姤則又自乾出一入一出。爲二氣之消長。陰之長。即陽之消。此姤爲乾之消。初

消于下。漸進漸消。至剝而陽盡矣。故姤爲陽消之始。一陰爻之長。而漸至二至三。陰日進。陽日退。遂爲否。而天地生化之德。漸減。坤卦履霜。至冰至。君子見幾而作。不俟終日。則姤卦實幾之先。一陰雖微。其究也將變爲剝。此君子所戒懼也。然在姤。則猶陽盛之時。有二氣相遇。品物咸章之象。如歲之五月。萬物正茂之時。此姤之時。義實與復有相類。不過陰與陽異耳。故曰姤爲遇。有偶合之功也。

宗主附注

姤卦與夬往來。皆一陰五陽卦。而姤一陰反生于下。乃陰陽消長之機。正如剝之與復也。陰終于夬而始于姤。夬爲三月卦。姤則爲

五月卦中夾一乾爲四月卦。明陰氣自乾出入如陽之自坤出入也。乾爲純陽。而夬姤皆中互乾。五陽連接亦如乾也。姤雖一陰在下。而當初生之時。其氣猶稚。其德未昭。仍以乾行爲本。此五月爲暑熱方盛之月。一陰自下而上。五陽不得與爭。陽雖盛而已失勢。如樹木之本已搖。故繼姤者爲遯。則變四陽二陰矣。陰以日長。陽以日消。至七月爲天地否。而陰陽平均。過此則陰益進。陽益退。八月爲風地觀。九月爲山地剝。陽不得暫留。十月乃變于純陰之坤。此陰長而陽自退時之所爲。如夬之不得不變爲乾也。然後天之象。二氣不能孤行。一長一消。相與終始。雖四月純乾。十月純坤。似

爲孤陽獨陰。而其氣並未斷也。陰育于乾。故姤自乾出。陽育于陰。故復自坤成。卦以下爲本始。故初爻爲重初。爲陽者。陽德之將盛。初爲陰者。陰德之方興。始一陰雖似微。而與夬則有盛衰之別。以夬爲終姤爲始也。陰之道降。而卦則仍取上行之式。此上下非以位別。乃以時分。時固賅位。而陽可稱位。陰則稱時。位有上下。時僅先後。初者先。而上爲後。如物之本末耳。故姤爲陰之本始。亦陰德之將盛。陽雖多。不克與爭也。其本既搖。雖蕃不久。此二氣變化之樞紐。即由姤與復可以見焉。易道重陽。于陽之消曰剝。其長也曰復。而陰之消則曰夬。其長也曰姤。此命名有軒輊也。夬爲決。爲剛

決柔。姤爲遇。爲柔遇剛。者崇陽抑陰之義。若由陰言。則夬爲陰之剝。而姤爲陰之復。一剝一復。乃互成其周流之德。往復之用。非天地造化之奧。竅乎。故夬姤之間。一如剝復之際。習易者。須從其爻象。細推繹之。

### 姤女壯勿用取女

#### 宣聖講義

此姤卦彖辭也。姤以乾上巽下。乾第一世。即天風姤。可見姤爲乾初變坤之卦。而坤道成女。坤之長。即女之壯。壯猶盛也。陽盛于大壯。陰盛于姤。非謂象之盛。乃氣之盛也。雷天大壯。陽自乾而上。至四爻皆

陽。故名大壯。爲陽至此大盛。故彖釋文曰。大者壯也。陽大陰小。陰不曰壯。而曰姤。以易旨抑陰而揚陽耳。陰實自姤始盛。則以陽外陰內也。大壯之四爻。當于姤之初爻。姤以初爲本。不得以四爻稱壯。故爲壯之辭。不屬於觀。而屬於姤。以初爻之陰。即坤之初六也。坤初六曰。履霜。堅冰至。而釋文曰。陰始凝也。文言更申以君子見幾而作。不俟終日。可見初六之陰。雖稚而爲始凝之象。若推其所至。則履霜已見。堅冰之即至。而見幾不容終日之少緩。陰不可長。初形即屬必盛之機。在女即有大壯之日也。坤與乾對反。乾之變者。必爲坤。故由姤而遯。而否。而觀。而剝。皆乾日消。坤日長之象。至剝則消極。乃全變于坤。

此姤之初六已形成女壯之象也。女壯則男不壯可知。坤位在六二而統內卦三爻。故內卦三爻皆陰則成否。外卦雖爲乾而氣已窒。生化已阻。陽德不綱。則陰柔用事。天地之功盡矣。天道如是。人道亦然。男爲主。女隨之。乃家道之正。若女主而男退舍。則家道必乖。此姤以女壯而不宜于娶女也。取娶古通。凡占得姤者。不可用于娶妻。言女壯必不甘服從于夫。而家不齊。此勿用取女。正用坤初六之象。見幾之義。雖女壯非婦之強。而將來必成夫之弱。牝鷄司晨。爲家之索。冢有悍婦。禍敗必至。此姤之不宜取女。乃防微杜漸之意也。

彖曰姤遇也。柔遇剛也。勿用取女。不可與長也。天地相遇。品物咸章也。剛遇中正。天下大行也。姤之時義大矣哉。

宣聖講義

此申釋彖辭之義。而闡明姤之時用也。姤遇也。柔遇剛也。言姤卦五陽一陰。柔在下而陽方盛。本爲剛自退避柔象。剛升而柔降。姤由柔自下生。剛遂退讓以成柔之長育。乃剛之自爲。非柔之進迫。不似剝之一陽日升。五陰不得不退避也。陽剛之性。有非柔所能迫伏。而姤上五陽以既失其時。乃逡巡自退。柔亦始終以柔遇之。故曰柔遇剛也。遇固賅二義。在陽爲與柔遭遇。在陰則爲待遇。五陽姤柔得勢。能以柔勝也。夫天下之至剛者。惟至柔能服之。此老氏主柔靜也。剛雖

盛而柔非與爭。柔雖微而時正相與。故柔遇剛不爭而勝。剛則不得不退避之耳。剝卦五陰一陽。爲柔變剛。乃以柔變剛之意。非柔變于剛也。此亦以柔遇剛。非剛與柔爭。而柔字一明爲爻之陰。一明爲卦之用。初六本坤之德。所謂至柔而用剛。至靜而有常。姤之一柔。體此以待剛。則五陽亦不以爲敵也。夏五月陽方盛。而一陰生。是天道以柔勝之象。故夏至三庚而爲伏。三伏而成秋。夏火也。秋金也。火能尅金。設不自伏。金何能生。秋何能繼。夏哉。是夏之有伏。即天道之用柔。而火之自伏。即柔道制剛之妙用。柔不爭而自進。剛不爭而甘退。皆柔能勝剛之義。故曰柔遇剛。即以柔待剛之意。柔勝則剛不克與抗。

故爲女壯而勿用取女。以女方長。天道不與長。人道不助長。時固爲陰長。而易義不揚陰抑陽。故曰不可與長。然陰陽相對。必匹配而後生化。陰不可過。陽不可傷。姤既爲陰之始盛。天道方促陽之命。而人道與之。是猶助桀爲虐。故不可興長。乃人道中和之德。志于二者得其平均而已。故咸恆爲夫婦之始。家人爲家道之正。皆以陽能下陰。柔能順剛爲則。姤與之反。陽讓于陰。男怯于女。以成柔勝。則人道勿用取女。正爲防其亂夫婦之序。失家道之常也。然天地固以遇而成生化。如泰。既濟。同人大有。皆陽剛勝。而陰柔聽命。是柔剛相和。天地相得。人物以育。生成以全。姤亦乾遇坤也。初六既見。五陽識時。一退

一進相遇相協則品物咸章。如坤之得主而代終。坤以善于順承乾為用。姤之一陰亦以善于用柔而相遇。如夏五月之令。萬物正繁庶之時也。陰雖微而陽不為已甚。故雨澤時沛。炎威時殺。以成其生化之功。豈非姤遇之效乎。姤以九五正位。有中正之象。剛遇中正。天下大行之道。天道大行之時。此姤之大用以時成。故曰姤之時義大矣哉。

宗主附注

姤釋彖辭。稱不可與長。又曰天地相遇。品物咸章。是中與義人多。忽略姤以一陰生于五陽之下。為乾道之初變。陽之消。即陰之長。

女之壯即男之衰。聖人慮陽剛不振。婦道爭強。曰勿用取女。言女之壯不易制也。故釋文曰。不可與長。與猶助也。有所偏袒之意。女正長而與之。是將助桀為虐。凡陰道不可過于陽。故女子有十年不字。以守其貞。不得謂為虐待。姤之勿娶。亦恐女權勝于夫。而家有二長。不得唱隨之樂。非果畏其壯。而竟使之守貞不字也。惟在占者。必陽道之衰。不克齊其家。將為牝雞司晨之害。此勿娶一語。僅對占得姤卦者言。亦但指夫失之懦者言。非有何不足于姤也。姤乃天道。夏至一陰生。正如冬至一陽生。皆生化之機。發育之源。不有復。則陽不復。而天將永冬。不有姤。則陰不復。而天將永夏。永

冬。永夏。嚴寒酷暑。如兩極與赤道。不宜于生物成聚。育長滋繁。是以溫帶本日之南北往來。而成四時之序。冬必交于春。夏必交于秋。陽必生陰。陰必生陽。姤與復。實生成之本。化育之基。天地因以成其生生之德。萬物因以達于繁庶之觀。故姤于天道。不獨非害。且有功。不獨非不足。且有豐裕之用。孤陽而遇陰。正為生之機。化之契。故曰天地相遇。萬物咸章。章者明也。光明也。發揚光大之謂也。夏以姤而後有秋。穀以姤而後有穫。萬物以姤而後發育成實。豈非姤之功用哉。天地苟无姤。則炎暑流金。酷熱成旱。物何以生。秋何所收乎。姤之一陰。實天地生生之道所見。萬物繁滋之所賴。

也。秋不成熟。則種子將絕。更何春生夏長之望哉。此姤之用見于時義。夏時之陽亢。惟姤足以折之于平。此天道與家道之有別耳。家以夫綱為重。故占姤勿娶。而非責女子之不嫁也。更非有何不足于女子之意。故彖辭但云勿娶。而无他貶辭。讀者由此可明聖人原旨。

象曰。天下有風。姤。后以施命誥四方。

宣聖講義

此申釋姤卦全體象辭也。姤上乾下巽。為天下有風之象。上卦乾天屬金。納甲為甲子壬午。巽風屬木。納甲為辛未辛丑。是五行原相合。

雖金木相刑而巽乃柔木非如震之納剛也。乾納甲壬皆剛。巽納辛則柔。剛柔相得。故德相協。用相成。而以象言。天本積氣。風則動氣。兩皆氣體。亦行相應。天下有風。乃名曰姤。以相遇有合也。天靜而風動。天高而風下。巽乾相孚。故姤爲遇。言與天遇。且與萬物皆遇之意。同體卦小畜。則爲風行天上。風上于天。爲相畜之象。畜者止也。留止于上而不易下。故有密雲不雨之辭。姤則風已下于天。而近于物。一陰初變。實乾之初。世卦乾變則爲姤。而小畜則巽之初變。而爲巽宮初世卦。乾變爲巽。巽變還乾。故乾宮一世姤。巽宮一世小畜。實則卦移其上下而已。姤以巽風行速而善變。巽順而主進退。順于乾而散于

萬物。猶代天行化之象。故人道法之。而以施命誥四方稱。后猶君也。後世則專屬女后。以上有乾九五正位。享天下之君。而在復卦亦曰。先王曰后。可見姤與復。皆關於政令之下行。惟復以陽始生。陰方盛。不宜于動。故曰先王以至日閉關。后不省方。姤則一陰始見。五陽方張。當天德大行之時。爲風化普及之日。故曰后以施命誥于四方。施猶頒也。下及也。命令也。誥告也。如今之教令。四方言天下普及也。風行至速。所至至遠。后之教令亦如之。蓋當夏令長育之時。生者成之。萬物无不發育繁盛。人則以其教化。俾民遂其生物。成其用。亦生者成之之意。施命而曰誥。即明指教化之令。誥猶示也。俗曰告示。必有



所指示使知而行順乎天德。達其教化。此時爲最盛。故周官屬之司馬。主教化之政。五陽盛而得告退。一陰始而漸展進。陽德厚生。湯剛茂達。故一陰生于下。而在上者宜及時布教。克展其德。昭其化。以條達其民。繁庶其物。此施命之下逮。亦猶夫之施祿及衆也。夫后往來。皆關時政。德澤及時下施。實爲政因時制用之道也。

易稱王或后者。固皆指國之元首。有以九五正位。有以全卦主爻而定。然復稱先王及后。則二五皆柔。姤稱后。則二五皆剛。故不必泥于二五之位。但以卦用關政令者。則必稱王或后。以其爲出令之主耳。復以震在下。震東方春也。爲時之長。傳曰帝出乎震。齊乎巽。則震可

稱王后。巽亦可稱。而震之一陽。即乾之一爻。巽之一陰。即坤之一爻。是乾坤之象。已具見于二爻中。亦不必以姤上爲乾。有君后之象也。后固爲君。自包女后。觀姤字從女后。則可知姤之稱后。不專指君王。而以女壯之辭。且可指爲女王執政也。惟易辭向賅多義。視時所合。即爲君王。或屬偏安。或居下國。其上有尊者。亦可以女后視之。蓋陽者至尊。苟失其權。雖有位。亦不足稱。而古人位以德顯。德不與位稱。不能承天命。則在位亦辱。後人釋此。恆執位言。是戾易辭原旨。今以姤與復之稱后。異同特爲表出之。以告後之讀易者。

宗主附注

姤卦象辭。后以施命誥四方。夫子講爲教民化俗之事。而非關其他政令也。以姤下爲巽。如風之行速而善變。故曰君子之德風也。而民間習尚。曰風俗。有所倡而衆從之。曰風氣。風行。皆取喻于風。言其推行至順且易。有如大風之偃草。无不隨之披靡也。姤卦大用亦以教化爲先。教之行。如風之化。古者君兼師。君以政言師。以教言。此。后字則指君師也。故其所施命誥。實關教化之令。而欲民之順從者也。尚書六體典謨訓誥誓命。因其類而別之。此處命誥。即書所稱者。而誥爲告。以知者告未知。命爲命令。以能者命未能。誥屬于知。命屬于行。皆自上示教。以化民成俗之舉。如天風之

廣被。非限于一時一地者也。施猶夫施祿之施。指下行也。以其所逮者遠。所及者衆。故曰施。與授與有別。授與所指狹而近。如授爵與金。指對一人言。非頒給大衆也。在卦象五陽一陰相遇。陽德方盛。而澤施不吝之時。則其生成者多。化育者廣。與夫之施祿又有異也。祿必因功勞與職事。而命誥則凡人皆得拜受之。蓋夫一陰已窮。而姤則仕。陰合于陽。則爲德澤。如天之雲雨。必天地合德而後見之。小畜以一陰留止于天上。故有密雲不雨之辭。是澤猶未沛。德猶未昭。姤則德已孚。澤已見。如天在五月。恆多大雨爲甘霖。而夜多甘露。皆德澤既沛之證。人道法之。以教化施于民。民被教

化之益。且過于雨露之恩。此君師之並稱也。

初六繫于金柅。貞吉。有攸往。見凶。羸豕孚蹢躅。官聖講義

此姤初六爻辭也。初六巽之初爻。亦主用之爻。而爲姤卦之要爻也。全卦以此一陰合五陽。陰以少貴。故大用見于此爻。雖在下。非中位可比。而一陰始生。本坤初六之象。有履霜。堅冰至之情。辭稱貞吉。復曰見凶。吉凶互占。爻用備著。初爻在下。亦猶物之根人之足。而爲柔。則不利于行。凡五陽一陰。或五陰一陽之卦。諸爻聯貫爲一者。皆有繫或牽之辭。而巽爲繩索。故曰繫。與小畜之牽。復。剝之貫。魚。皆可證。

明而釋文亦曰柔道牽也。則以一陰聯于五陽。成相牽繫之象耳。金柅者。所以止其動之物。以木止輪之轉。曰柅。以木制絡絲具之轉。亦名柅。柅字從尼。其用在止。陽動而陰靜。剛行而柔止。一柔在初。故爲柅。巽固以風行爲象。而一陰在下。則有行且止之情。此爻辭以繫于金柅爲喻也。繫柅皆明其止。而其先或後。則爲行動者。如車停而絡絲者。憩息之時也。金字不可執爲黃金。凡五金之屬。皆以金稱。則明其堅而已。金柅爲喻。可見其止而難行。此柔道而用剛也。貞吉者。本坤之德。在內之所貴。貞則有守。孚于止而不進。則爲吉。如坤履霜。若止不前。則冰不至。是君子見幾之旨也。初爻得時。其行雖艱。其志希

進。故曰有攸往。以一陰方牽于五陽。陽日升。則陰日進。此往之所成。而仍以柔之宜靜。下之宜守。德在于貞。行貴以止。故占見凶。見言顯。銜其志。急欲其進。則有凶。又見凶者。以爻用見于凶也。謂有往而不。知止。則將見凶。果知止而繫于金柅。則孚貞吉。此吉凶由行止判也。爻之用宜止。爻之志在行。柔不可過于剛。則雖得時。亦毋遽進。在夏五月。陽德正盛。陰何可與爭。必待其自退而後進。始爲天道。故貞吉。與見凶。正相反。貞守則吉。求見則凶。與雷地豫。初六之鳴。豫凶有相。似不可自銜。驕盈其志也。陰道虛。柔道退。初六必本坤德爲則。而後占吉。羸豕與大畜之豮豕有別。姤與小畜同體。故取羸豕爲喻。未肥。

壯之豕也。至山天大畜。則已肥壯。而稱豮豕。蹢躅猶徘徊不進也。孚蹢躅者。以爻用。行而宜止。則豕亦進而且退。正與繫于金柅相應。初六巽之主爻。巽主進退。故人行且止。物進且退。斯孚于卦之用耳。花有羊蹢躅。羊見之則徘徊自退。此則羸豕亦因行有阻而不遽進也。故爻辭曰繫于金柅。至蹢躅皆示爻用不可遽求進之義。雖未明言止。而意則不主行。羸者弱小也。亦柔之象。柔與剛反。五陽在前。而初六在下。不得以時之與陰。而自見耳。

象曰繫于金柅。柔道牽也。

官聖講義

此申釋爻辭之義也。以初六一陰接五陽如繩之牽引而有留止之用。巽之象繩而五陽連貫含有牽義。如小畜九二牽復吉。夬九四牽羊悔亡。皆本此義。皆從衆引寡也。初六繫于金柅。即因一陰與五陽相引。陽日升則陰日進如繩索貫串而初六柔道。故有如金柅之繫。雖相引而俱進。却以柔而且止。由繫言則爲牽引。由止言則爲柔道。此釋文之旨也。爻辭但云繫而未及所繫者爲何物。按其辭意則亦可指爲羸豕。羸豕繫于柅。猶大畜豨豕畜于牙也。然推之事物皆有繫止之用。固不限于羸豕。故爻辭僅以繫于金柅稱。金柅之用。在止其動。繫則有牽引之意。如止車之木。不必以繫而見其用。今既繫矣。而于金柅是牽之止也。金柅固非爲牽引之具。豕之躑躅亦非爲牽繫之時。蓋躑躅爲欲進又退。欲前又止之象。非如牽羊之在手也。遇阻在前而難遽進。則不得不止。此初六雖牽于五陽。志于隨升。却以柔道不得不止。所謂行且止者也。初六進至九二。則更有包魚之象。是止又行矣。故觀爻辭。實兼行止。行而知止。則成其行。行而忘止。則反爲凶。故以貞吉見凶。示占此爻者貴知止耳。

宗主附注

姤本五月卦。若屆七月爲天地否之象。由姤至否。以一陰漸長至于三陰。而五陽漸消。至于三陽。陰陽雖平勻如泰卦。却以陽外陰

內。陽日消。陰日長。與泰之陽進陰退者恰相反。否之後爲觀。爲剝。陽以日微。終至十月成純陰矣。故陽雖盛于夏。而將衰于秋冬間。此姤以陰始生。而稱女壯也。陽至震合乾。始名大壯。三陽在內。一陽在外。當二月之象。陽已過半。而姤則僅一陰初長。即稱壯。五陽不能抗之。可見君子慎始防微之意。陽以外卦爲主。故至四爻曰壯。陰以內卦爲重。故在初爻。即曰壯。此陰陽有別也。姤與夬往來。傳曰。夬。剛決柔也。君子道長。小人道憂也。又曰。姤。柔遇剛也。由此可見易揚陽抑陰之旨。而君子重夬而懼姤。夬以陽之長將極。陰不得久留。如小人因君子在位。不得存于朝廷也。而姤則爲夬之

倒反。姤稱女壯。即含有小人得勢之意。臣妾之行。陰柔之性。及時滋育。其勢蔓延。則君子不得不逡巡避去。以順時趨吉也。故觀夬爲君子道長。即可知姤爲君子道憂。而否泰尤明示其義。泰爲君子在位。否則小人得時。卦皆三陰三陽。而內外大異。內外猶進退。或近遠也。近而進者。必得勢之時。退而遠者。必先志之日。此陰陽消長。實關世道隆污。非僅天時已也。故卦用重視人道。而世運安危。亦以人道爲判。姤雖非否。其至也。必成否。此坤初爻履霜之句。而君子以見幾爲貴也。姤之初爻。即坤初六。金柅之繫。羸豕之躅。皆取喻于行進不易之旨。故釋文曰。柔道牽也。蓋以柔道隱喻。

小人之道。小人在位。患得患失。既不易進。又不甘退。遂如初六之行。且止耳。牽字猶牽累之義。言爲所累而不克直前。徘徊來去之途。徬徨升沉之際。乃如金柅之繫。羸豕之躑躅耳。占者于此。宜深自惕戒。以貞吉爲本。則孚于坤之德矣。

九二包有魚无咎不利賓。

宣聖講義

此姤九二爻辭也。九二內卦之中。爲巽中爻。而以剛乘柔。上聯諸陽。下接一陰。以內卦正位。與九五應。重剛之象。而巽以順動。因一陰之牽于內。故有進退之稱。爲其欲前又却也。剛柔之異。升降之殊。如風

之行。善變而易動。以連于諸陽。若物之相引。正如剝六五爻辭以貫魚稱。貫猶包也。包以物束之。貫以物繫之。皆相結成聚之象。剝六五貫魚。姤九二包有魚。皆以聚衆爲喻。魚居水中。聚處群居。而以時動物之衆而行連接者。以魚爲最。剝以陰盛。故在外正位。姤以陽盛。故在內中位。明其所得者。必以時也。位兼時言。有位則當其時。故至九四。以非其位。亦違于時。遂變爲包无魚。魚之有无。必因時令。時令之合。必依潮汐。潮汐漲落。必依月之盈虧。此夏正歷。以朔望晦日爲重也。九二當朔之後。望之前。月光正長。潮汐亦增。魚聚乃多。得魚必衆。若既望以後。月光漸虧。潮汐漸減。魚聚亦少。得魚自難。此九二與九

四一有魚。一无魚也。雖所指爲魚。而取喻在得衆。魚之聚。猶民之歸。得魚猶得衆也。九二乘時正位。協于上下。故能有衆。雖以剛加柔。而喜與初之陰接近。不似九四之遠也。二四同功異位。而二在中。爲衆所服。故占包有魚。包固指聚魚之具。亦賅決斷之意。如俗所稱包能如何。卽保證也。保猶包也。幼兒在襁褓之中。保抱提携之時。故曰褓。包與抱。亦可通用。凡束約懷抱。皆可稱包。以在內能藏物。而无虞外害也。九二陰在內。陽在外。成相抱之象。故稱包。而以正位在內。雖過剛易失。不免有咎。却得免焉。故曰无咎。以內主位。所得者主之利。无涉于外。故曰不利賓。言其利不及賓也。利害相反。不利者。或反爲害。

此則時位所爲。時位不與賓宜。雖得衆。乃主之利。雖有魚。乃我之食。福而賓以形隔勢禁。不得屢其間也。

象曰。包有魚。義不及賓也。

宣聖講義

此申釋爻辭之義也。九二在內正位。主內政而不及外。則其得失。亦不及于外賓。賓與主對外與內對。正由九二爻言之也。全卦二一五相應。同爲剛。不相協。惟初爻爲柔。則九二所協者。祇此初六而已。是其用反而向內。不復及于外。而爻辭魚在包中。非江湖河海之魚。已有所屬。則外人不得與爭。是以爻辭特提包字。明其非游于水中。任人



易經講義  
可網取者。包之主爲九二。則九二以外者。不得有之。此釋文稱爲義不及也。義者宜也。宜者時也。時以位明。九二之有魚。乃時位之宜。外无可協。則宜其不及于賓。陰雖長而在下。惟九二最近推而遽進。由初六而六二。始爲天山遯。而六三始爲天地否。皆不與外協。則雖陰日進。陽日退。亦成相避之象。而非利害與共之情。故在泰爲交泰。有均平之行。而在否。則否塞成隔絕之勢。此陰陽異道。升降異行。而得失利害異其情志也。由此言之。九二之魚。惟主者之利。雖不及賓。不得爲吝。所謂與時宜也。宜于時位。宜于行止。則魚雖衆。亦不宜分之。于賓。此易教以時位爲重也。巽順而乾剛外剛。而內順。相與背馳。則

易強與偕行。則難。況九二九五兩剛相拒者乎。因其相拒。乃若相妬。雖曰相遇。實不相得。則以其利害異宜。而情志各別耳。合九四爻辭。繹之。即可明其義矣。

九三臀无膚。其行次且。厲无大咎。

官聖講義

此妬九三爻辭也。九三居內卦之末。與九四同爲人爻。上應上九。皆剛也。而九三爲艮爻。又既濟卦之中爻。以重剛之位。失中和之用。故爻辭如此。臀无膚。二句。與夬九四同。夬妬同體。僅倒置耳。由夬而下。與由妬而上。其爻恰同。故妬之。九三與夬之九四。一也。惟所行內

外異耳。九三九四以中文皆取譬爲喻。而柔居其一端。乃成无膚之象。其義已見夬卦。惟夬以上爻一陰有牽羊悔亡之辭。姤則上九爲剛。而外卦无柔。如乾九三重剛不中。爻辭稱若厲厲危也。兼勉勵與砥礪各義。因危而懼。由懼而驚惕。戒慎奮勉。辛勤則亦可免于咎。故乾九三稱終日乾乾。夕惕若厲无咎。而此則稱厲无大咎。咎與大咎所異在行之艱易。亦由時位之所宜否判之。乾以純陽。而九三本剛。以行能自慎戒。凡咎皆免。姤以一陰在內。九三已失其本。五陽雖盛。而時已殊。如四月爲夏之初。而五月則夏之半。一陰已昭其勢漸張。故雖戒懼。僅免大咎。而其小者。猶有慮焉。夬九四在外。其行既近。其

決既促。故雖次且而不自止。姤九三在內。爲巽之終。巽爲進退。則次且之行。恆有得失之患。此占厲而无大咎也。行以進爲志。動以利爲功。九三進且退。危且憂。此咎之不易免。而因本于乾惕之訓。戒于厲。而自強不息。方幸免其大者。則可見姤九三因遇而遭逢憂患。有異于夬九四之時矣。剛過于中。外无所協。則九三之危厲。不獨譬无膚而行次且已也。次且與初爻躑躅亦相應。以姤爲柔遇剛剛行固暴。柔進亦艱。兩者難協。遂成徘徊之勢。又不獨本巽之進退已耳。象曰。其行次且。行未牽也。

宣聖講義

此申釋爻辭之義也。九三雖在內，以隔九二，不與初六近，故成未牽之象。初六曰柔道牽，今日未牽，柔在內而陽自升也。牽有牽涉之意，涉猶濟也。九三雖與既濟同，而不得六四與協，是欲濟而不得濟也。剛所協者必柔，陽所濟者必陰，故既濟以內九三得外六四相協耳。若未濟則反是，柔降而在內，陽升而在外，相與背馳，相去日遠，故爲未濟。姤之九三志于外，而九四亦與同，皆相逐而上行，更无相協之望。此釋文稱其行未牽，言各自爲行，不相牽涉，則失其扶助，易履于艱危，故其行次且欲進又止，欲前又却，亦如夬九四之不得濟也。牽又引也，引者如電之相吸引，必一陰一陽，若同類則反相拒，姤全卦

以一陰之生，有相遇之象，而在九三爻，則兩剛相連而成未牽之行。此爻辭稱其厲而有咎也。乾三四爻皆稱无咎，亦以重剛有咎，惟曰戒慎，卑抑方免耳。剛貴柔用，況重剛乎。此九三之次，且且有咎厲也。九四包无魚，起凶。

宣聖講義

此姤九四爻辭也。九四外卦之始，爲乾九四爻，與九三同屬人爻，而重剛失中，二四同功異位，而四多凶，則以失中也。九四以剛履柔，原與九二同，而九二有魚，九四无魚，則以九二與初六近，九四則遠也。包義已見前，按之時用，九四失時，魚不復聚，故不易得，魚固水中生。

育。水之深淺。魚所由聚散。其游于淺水中者。則易得之。此漁人必依時施網罟也。設失其時。雖勞无功。蓋不得竭江海而漁之也。民之聚散。亦猶魚。魚以水爲生。民以食爲重。煩刑苛政。民不寧居。則相與離心。是猶毆魚入深淵也。故漁人以得魚爲功。政治以得民爲志。聖人施政。必先民之好惡。民之所服國亦興。民之所仇國亦敗。書云。民爲邦本。本固邦寧。易姤卦取魚以喻民。正有以也。姤五陽在上。一陰初生。上強下弱。民不能生。惟九二能協以共濟。乃能得衆。九四位已遠。情亦違。上下相離。政治必亂。此九四包无魚而占凶也。起猶作也。升也。動而上升曰起。又始作也。吉凶生乎動。剛之志好動。外之行志

升。九四以剛在外。其行必暴。故曰起言其發動也。而凶亦隨之。包无魚。句言則起猶舉也。舉網而无魚。則不獨无所得。且將驚後至之魚。使遠離也。以辭旨言。則以失民爲國政之失。而凶害之將興。起猶興也。國失其民。將誰與保。其爲凶害。必自斯始。合全卦言。九四爲上卦之始。宣上位之政。而下卦則其下也。巽順而乾健。上健則民易離。政暴則澤將竭。猶天亢旱。雨露不沛。生物皆枯。巽風以煽之。更見焦涸之象。則萬物何以生成。五月正需雨澤之時。物望發育。以遂其生。達于秋之成熟。果于是時苦旱。則秋收无望。此物生之害。亦民生之灾。九四之凶。實以德澤之吝。苛暴之施。如天旱池沼皆涸。更何魚之可

得故包无魚亦括有天旱水涸魚不得育之義也。魚既无生民亦苦于无食而膏澤不下。赤日行空則其爲凶。又在不言中矣。因姤全卦。恰當夏令暑炎之時。與夬相反。夬以一陰在上尚重膏澤下施。姤上爲純乾下不得與陰協。陰陽相遠。雲雨不興。此有象于酷旱而河沼无水也。九二在月初猶與陰接。故猶有雨澤而魚以易得。此異在時位也。九四時位所使。五陽方張。故有亢旱之喻。非必有之以德澤不周。恩施不沛。亦如亢旱則咎在上之剛過。无柔以協濟之耳。

象曰无魚之凶遠民也。

宣聖講義

此申釋爻辭之義也。以九四爻辭稱无魚而占凶。人多不解釋。文特明揭其含義。係由九四之遠于民。上而與民遠。則位何以保。此所以占凶。不然。僅无魚不過口腹之吝。何至于凶。而爻辭不言其凶之由來。僅以无魚爲喻。足證九二有魚。即指其得民衆。而非指得魚以快口腹也。魚爲生物之聚居者。民亦如之。然必有水。魚始育。國必有仁政。民始安其生。水涸而无魚。亦猶政苛而遠民也。遠民者。上與民遠。民亦遠之上。无澤以沛之。德以綏之。則民皆離心。而各異其志。非必相率以去也。民不悅服。雖有民。猶无民。民不效力。雖有國。猶无國。古之王者。以得民爲本。民之歸也。爲父子之親。雖顛沛流離。不忍去也。

此謂之得民心。得民不得其心。雖衆猶无民也。桀紂之民。何嘗遠去。而湯武之師一至。則相與倒戈奔北。是即失其民心之一例。九四爲上卦之姤。而稱遠民。可見起凶之義。正以凶害自此始耳。卦爻陽象君陰象民。姤卦五陽一陰。是猶五君一民。宜其下利于治。惟九二以內正位。與初六近。有得民之象。孚有魚之占。可見九二之用。爲政者宜取法焉。柔以用剛。上與下協。故乾卦九四。以在淵占无咎。以其高能自卑以就下也。淵者魚之所聚。乾九四躍于淵。亦其得民之道。可孚有魚之稱。姤九四不克自抑。乃以无魚之象。而占遠民之凶。細繹二卦爻辭。自明其微旨矣。

宗主附注

九二包有魚。九四包无魚。包字有包括之義。以藏納或盛貯而約束之也。如今之以布或蒲草爲囊。名曰包。古多取茅草等爲之。而魚之包。則不限于水中或陸地。如立柵水中。以防魚之外逸。亦包也。故夫子稱其有別于江海中者。江海之魚。人人得而取之。若入包中。則非外人所有。故釋文曰。義不及賓也。後人以包爲鮑。謂魚之已腐臭者。引鮑魚之肆爲證。雖亦可通。却非爻辭本義。蓋姤五月卦。六爻分當三十日。一爻合五日。九二爻正當初旬之下半。爲月上弦之時。魚乘此時。上游淺水。漁者恆易得且多。若至九四。

當既望之後。魚亦還于深潭。漁者乃不得魚。此九二包有魚。九四包无魚。由實事驗之可明者也。而易辭主旨。則非重于魚之有无。而在藉喻民衆之歸附與否。以民衆聚居正如魚也。九二得初六相協。故得衆。九四與初遠。故失衆。初在下。猶民也。故釋文有遠民之辭。遠民者上與民遠。而民亦離心。姤之九二最能近民。而得民之咸服。過此以進。上愈失德。民愈背之。此陽剛之過。无柔道之濟也。故在初爻稱柔道牽。而至九三。則曰未牽。牽者連係也。相維相濟之意。利害與共之情。必因剛柔二者之和。方得上下同心之效。此九三以上。不能得衆之所由來。而爻辭以魚喻之而已。讀者幸

毋以辭害意。

又曰姤九三與夬九四。爻辭大同。皆取臀无膚爲象。而行次且。以三四兩爻原在卦中。卦象本圓。由內而外。或由外而內皆可。夬由外而內至九四。正當于姤由內而外之九三。以夬上六卽姤初六。僅倒置上下而已。卦本有賓主之別。往來之分。一爻亦有之。故卦爻或利于主而不利賓。或利于來而不利往者。則由其行之正與反爲判耳。如夬一陰在上。係卦之極位。而以陰降言。則又爲其始也。姤則一陰在初。卦之始位。如以陰言。則又至極。以初之下无位。无可降也。一卦六爻終而復始。氣之流行。永无終息。故曰周流六

虛。終則有始。虛指位也。明明爲位。而稱爲虛。足證位非固定者。由初至上。固爲一卦。推而言之。則由二至初。由三至二。由四至三。由五至四。由上至五。亦符六位。即成一卦。此即六虛之稱。所由來也。位兼時言。時有遷易。位有旺衰。在初爲當。至四則變。在內爲盛。至外則衰。皆有其時用所合。不得以一爻概全卦。亦不得以全卦斷一爻。變化推移。惟時所適。此爻辭或吉或凶。或利或否也。二爻之中。有主賓來往之異。如九二包有魚。爲主之利。而不及賓。九三臀无膚。其行次且。而不言止。利害各別。吉凶乃殊。九三不宜于行。故有咎厲。若知之而弗動。自免。此乾惕之足貴也。姤本相遇。而遇有

吉凶。遇之宜者吉。否則凶。如友人相遇則可喜。若敵寇相遇。則爲憂。觀于同人爻辭。即可知之。同人五陽一陰。亦與姤似。故有相同之用。同人之同類者。共致其用。否則如大師之相遇。匪寇之相逢。則必憂驚號眺。而難自安。此情也。姤之九三九四。皆在中爻。皆由過剛。不得中和之行。故或厲或凶。其害于行進可知。情志不諧。趨向不一。各行其是。乃若寇仇。故曰未牽。言其難合同也。

九五以杞包瓜。含章。有隕自天。

宣聖講義

此姤九五爻辭也。九五居外卦之中。爲全卦正位。有同于乾九五。而



以姤爲柔遇剛。柔生于下。卽坤之德承順于內之象。坤初承乾。爲乾之始變。在八宮卦序。乾之一世。卽大風姤。以其初與坤遇。而先易其本也。陽以初爻爲本始。初爻爲柔。卽乾變坤之始。九五雖乾主位。以志于變坤。故有取于坤卦。而稱含章。坤之含章。爲其善承乾。而從王事。不克自美。故曰含章可貞。姤則以乾道將變。有與坤同德之感。故亦曰含章。言包藏其文采。而協調其功用也。以杞包瓜。卽寓有含章之象。杞者杞柳。俗用以編筐箱之物。編器以包瓜。因物以爲利。爲其易得易成。而致用頗便也。若取金屬或陶器。則不如其輕而易舉。疏而通風。无害于瓜。而不費于事。金屬則費。陶器難成。且不利瓜之保

存。是以杞包爲至善且美也。善且美。故曰含章。而二物皆土產。坤地之德用所著。以五爲諸陽爻之中位。合卦之主爻。雖取象似近細微。而含義則頗深遠。包字亦如九二九四。約束包括。使毋散漫。而可保存也。陰陽以相諧爲美。九五雖去初亦遠。而以正位與九二應。九二得初爻之協。而稱有魚。九五因之。亦展轉與初交接。是以有坤含章之辭。明其情志原无闕也。非九四之失中位爲遠。民者可比。位正則時宜。九五之美。則時位之所爲也。而諸陽在外。其行易躁。其志易揚。躁則難持。揚則多墜。故曰有隕。言其時有隕落之虞也。自天者。九五天位。既已在天。則所隕必自天墜。如星之隕也。星隕爲石。亦由陽化

陰之象九五陽極而志在與坤同化則有隕亦自天而墜于地天在上地在下既言自天必在上既言隕必及地如雨雪之降皆自上下姤以遇爲大用而陽亦必與陰遇爲志九五雖升其間必有所降此曰有隕言或有之逢時則變至極則反雖有上九在上而用已達于極故升反爲隕而在天者反將墜于地也

象曰九五含章中正也有隕自天志不舍命也

### 宣聖講義

此申釋爻辭之義也以九五在外中爻居全卦正位乾道變化保合太和以孚于坤故有含章之稱有隕自天以乾之志在沛天德九五

在天之龍本天之則天道下濟而光明自天下隕正九五之志而所謂志乃遵夫天命者天命之謂性乾道變化各正性命乃利貞此義已見乾卦姤九五本乾之行故其志不舍天命天命不可見見于時時令即天命時之宜即命之所制姤以陽退讓陰爲志此時令之宜也故自五月陽日退陰日進以迄純坤皆乾之志即天之命九五體此義乃由上而下自天而隕以變化于坤達性命之正俾陰陽復于平均而生成以大此釋文稱其有隕爲不舍命舍者止也又釋也不舍猶孜孜不怠之意言其永如此往復循環不已所謂消息盈虛天行也是九五之用亦全卦之旨本天之道率天之命遵時自下含章

易經詁林  
爲美。則姤九五有異于乾之九五。以其當必變之際。爲初復于坤之時。其志既不可渝。其情亦不自吝。此有隕實爲遵重天命而不能舍耳。或以舍命爲有隕之所致。實則姤全卦皆以命爲重。故象曰。后以施命誥四方。九五亦以命爲不可渝。而有隕。正性命之所爲。此九五中正之道。因變化而後見之。

宗主疏述

姤以柔遇剛。惟九二與柔近。剛象君。柔象民。故九二有魚爲得民。九四无魚爲遠民。以爻言九二以外皆與柔遠應。皆有遠民之辭。而獨見于九四者。何也。則以卦分上下。上卦象在上位者。下卦象

在下臣民。九四屬上卦。故曰遠民。不必限于君也。君位九五。其下則輔相大臣。有匡贊政治之權。九四當之。故有遠民之稱。言以其布政不善。不得民也。九三雖爲剛。而在下。猶宣傳之吏。而屬近民之官。九二主內正位。則其左右。亦佐成其治蹟。是揭九二。可概九三。而揭九四。可概九五。居民之界。即此上下卦亦可判焉。不過以爻言。則當由陰陽爲辨。姤五陽在上。一陰在下。有類于五君一民。傳曰。一君二民爲治。二君一民爲亂。凡陽卦如震坎艮。皆二陰一陽。凡陰卦如巽離兌。皆二陽一陰。多爲賤。少爲貴。而陽卦君少民多。爲得體。人或有疑其言。以爲無論何國。決未有一君二民者。更

未有一民而二君者。一民二君。有比于一妻而二夫。其爭亂不免矣。況一民而五君者。天下恐无是理矣。不知易傳之一君二民。或一民二君。一二字。非指人之多寡。乃指所得之多寡。如稅賦。恆以十取一。爲最平允。若二以上。則病民。若過半。則民不生。則所謂一二者。亦以所取爲定。如君得其一。民得其二。是爲治世。反之。君得其二。民得其一。則爲亂政。亂政必苛征。在上者。祇知自私。不卹民困。則民焉得而不怨其上。離其心哉。此九四之遠民。乃暗示其上。取民過苛。有如君得其五。而民僅餘其一。民將何以生乎。在夬以陰居上。象辭稱宜施祿及下。而姤則與夬反。故恆易虐民以逞欲。

暴征以快私。此九四无魚之譏也。竭澤而漁。尚何魚之得育。遠民之治。乃爲九四之凶矣。故曰一民二君者。非人數之謂也。且亦不限于稅賦征收之率。凡利益所屬者。皆包及焉。如利及民多者。則必善政。而利及君多者。則爲暴政。即以上下情志言。亦當如是判之。民之所志。而上抑之。民之所惡。而上強之。皆猶多君少民之例。故所謂一二者。猶多寡也。損益也。一君二民。即損君以益民。一民二君。即損民以益君。此義已詳損益二卦。夬姤承損益之後。恆易有暴君虐民之政。而上之勢方盛。民无以自保。故爻辭比之于魚。釋文恐人不明。特揭示遠民二字。可見易教之重視民生矣。

由姤至夬凡五陽一陰卦共有六。即姤、同人、履、小畜、大有、夬是也。柔由下遽進至夬始極。周易之序。夬與姤。大有與同人。小畜與履。皆爲往來卦。而合參之。則凡柔在內者。皆關人道。而成人類衆居聚之常態。以同人爲之標準。凡柔在外者。皆爲物情。而見物類生育之正軌。以大有爲其表率。故同人者。人群之大同。姤則初遇。履則定序。大有者。物類之豐有。小畜著其養畜。夬示其成用。此皆陽以就陰之卦。陽爲其從。陰爲其主。與五陰一陽之卦恰相反。萬物生成。皆以此數卦爲範。人亦物也。而爲萬物之靈。故人能主物。而辨其功用。明其利害。宰其得失。物之利。即人之利。物之得。即人之

得。此大有、同人爲同體卦。而互成其用也。姤與夬。一居始。一居終。位固不同。而其爲用。則亦相助成理。如春之與秋也。百物莫不生于春。而成熟于秋。不生則不成。此功用不得分離者也。故夬爲剛決柔。言剛已竟柔之用也。姤爲柔遇剛。言剛又需柔之助也。姤九五爲全卦之主。持明揭此旨。有含章中正之辭。有隕自天之用。則以乾之志與坤協。而在自卑以尊坤。自下以就坤。九五含章。與坤六三同義。坤六三志在承乾。故繼之以或從王事。姤九五志在近坤。故繼之以有隕自天。隕言自上而下。以交于初六也。九五天位。隕者降也。降必至地。天乃與地接。所謂命也。命猶時令之令。言順

乎時令以達其天德。而後地得代終。以成其生化之功。此姤爲遇。言全卦皆以遇合爲志。雖位有近遠。遇有難易。而其志則始終不渝。九五雖與初六遠。而與九二應。九二固與初近也。因此九五亦得以時自降。曲成其遇合之情。釋文所謂志不舍命也。而辭包有剛柔互濟之義。剛以柔用。則德益大。功益明。以乾之志。不外得坤與協。孤陽不生。陽之德曰生。欲昭其大生之德。舍與陰協。无由致之。故中正二字。兼備四德。中爲元亨之體。正則貞利之本。此易之所貴也。

### 上九姤其角吝无咎。

### 宣聖講義

此姤上九爻辭也。上九居全卦之終。爲窮極之位。而屬乾之上爻。乾上九稱亢龍有悔。以其高而无位也。姤則因下卦爲巽。初六一爻。陽已變陰。失其本位。陽日退。陰日進。至上九位固窮。情亦迫。兩不相協。而成姤角之吝。全卦雖名姤。而各爻无以姤稱者。惟上九以姤其角。揭示姤之眞象。姤而在角。可見地位之不當。情勢之多艱。在大壯九三有羸其角語。亦屬乾卦之終。然以乾在震下。上有兩陰。卦雖名壯。而角則羸。可見角與身不類。猶末與本之別也。物類之角。雖爲百體之一。而所關細微。不似其他形骸之重要也。壯與羸反。始爲女壯。而

初六之豕則稱羸以其猶稚也。至上九則取角爲喻。與九三之臀相應。臀在下而角在上。角且包角逐之意。以陽日消陰日長。兩相角逐而遇于巔頂之上。其勢已極。其用且變。雖爲姤遇。實相牴觸。則升降之道既殊。而生殺之德大異也。初稱豕而豕无角。則上九之角不必限于何畜。惟姤夬同體。夬稱牽羊。羊則有角。大壯之羸其角。亦指羝羊。羊與陽同音。而性則柔。剛柔兼見之卦。恆取爲喻。姤上九之角。亦可釋爲羊。夬以上爲陰。故有亡羊之象。姤則初爲柔。故成姤角之情。姤在角已屬身體之餘。爲地既狹。成用亦細。故占吝。吝嗇也。不豐足也。與亨反。上位已窮。亦時之吝。而陽甘于自退。以讓陰。雖有角逐之

嫌而非角鬥之際。故仍以姤稱。不言其牴觸也。故免于咎。陽自升而不礙陰之進。剛日窮而不嫌柔之盈。是以无咎。則姤之本志也。姤以柔長爲志。陽先棄其本始。則更不與陰爭矣。況上九已窮極。當必變之時乎。故辭但以吝稱也。

象曰。姤其角。上窮吝也。

宣聖講義

此申釋爻辭之義也。以上九位窮而陽升已極。无可再進。則不得展其用。而爲吝。總之姤五陽一陰。陰得時。而陽正盛。得時則日長。正盛則不易消。是兩者進退之間。必有相拒之勢。遠近之道。必成相逐之

情爲其位與時之殊。而賓與主之別也。九二最近于初。而主內政。故能相協。九五應之。亦志與陰合同。此二五爲全卦大用所見也。九二內而非外。利不及賓。九五高而能下。夫乃自隕。由爻辭足見其用矣。內者勿與于外。爲自貞。上者偕時下及。爲用亨。此兩情勿抵觸。而所行成相遇也。至上九則已將變矣。故雖有姤。而限于角。雖有合。而嫌其吝。則位極而時窮也。更非九二得魚。九五含章。可比者也。窮與亨反。亨則能利及一切。窮則吝矣。此釋文以所姤僅在角。明其用之細微。而陽由盛以漸衰。陰由稚以漸壯。以時言之。姤後爲遯。則可見二者消長之迹焉。

萃卦



坤下  
兌上

宣聖講義

萃卦上兌下坤。二陽包四陰中。分上下言。爲澤在地上。澤水所聚處。而必憑于土。坤爲地。五行爲土。故有萃聚之象。言如水之集也。兌上交爲柔。坤則純柔。柔以承剛。如地之厚載。亦聚之義也。物遇而後聚。姤之後繼以萃。此周易序卦之義。萃與升往來。而與小畜對。與臨爲同體。臨爲坤上兌下。兩陽長于下。象剛之漸長。故臨爲大。而當十二月卦。萃則易其上下。陽反在外。陽升陰降。以上有一陰。乃能成聚。遂與觀異。其用觀。兩陽在巔。陽日升而無阻。萃則兌上缺成澤之象。是



萃之用。以坤爲體。而兌成之。萃爲兌宮二世卦。言其爲兌之二變也。兌少女也。坤爲大母。母無不愛憐少女者。由人道言。亦自成聚居之情。聚猶集也。合也。陰陽相得有合。其義見于噬嗑。取始終皆陽也。萃以始終皆陰。故爲聚而不爲合。合本于性。聚本于情。合言其和。聚言其集。此二者之異也。萃中互風。山漸自二至四爲艮。自三至五爲巽。漸以女侍男爲喻。亦有聚居之意。而萃六二本坤正位。外九五則乾正位。二五相應。剛柔得中。亦孚于諧調之義。以中爻言。六三九四與未濟同。反于既濟。是雖諧而難協調。而難同。則聚亦有所礙。不得謂之合也。然由夬姤五陽一陰。變爲二陽四陰。陽道奇。陰道偶。以爻言。

之頗相益。而有利于用。此彖辭四德備其三。而卦名萃。可見能集結其類。亨達其情。外利于行。中貞所守。是以萃之大用。爲吉卦也。剛中而柔應之。陽外而陰內之。兩相依倚。互成其用。此萃之取義。而字從草。從卒。言如草之叢集也。物生而易茂者。以草爲最。蔓延廣野而成。聚集。如有範之者。是其性之聚也。人之割草束而積之。亦相聚也。故取以喻卦用焉。

萃與升反。傳曰。萃聚而升不來也。聚者散之反。來者往之反。故萃爲聚。升爲散。萃爲來。升爲不來。以其行之異也。情志之殊也。萃至也。如物之集。人之至。由遠而近。由外而內也。兌悅而坤順。上悅而下順。兩

陰之合而行相從。兩情之依而志相聚。此萃之得名。以陰與陽之相引也。性之異類者相引如電是也。而地與水原相制。反成其相依之情。水无土无以蓄其類。澤无地无以積其用。此兌澤恆依坤地而成。相需湖沼池塘其小者。海洋其大者。皆必依陸地以成名。故萃之用。以坤爲體也。人之聚處亦如水之與澤。其整而不亂。序而不漫。有坊以約之者。猶水之有隄也。聖人由隄之義而制民之坊。則禮也。禮先以祭祀。祭先以祖廟。示不忘本也。故易于萃曰。王假有廟。即以禮坊民之旨而明聚衆之有道也。聚之而教以禮。教之而引于廟。以孝慈之義。導民孚于正。則天下不治而治矣。此萃之占亨而兼利貞之德。

也。民聚則國保。民至則上安。是萃之繼姤有鑒于有魚无魚之辭。特首揭廟祭之禮。以達其聚衆之道也。此易教精微。人或未解。特揭出之。告後之讀易者。

宗主附注

萃與升往來。由夬姤而萃升。係自五陽一陰變爲二陽四陰。萃爲兌宮卦。升則震宮卦。以坤爲主。坤下兌上爲萃。坤上巽下爲升。皆取坤合巽兌。巽兌亦陰卦也。而以兩陽一陰之象。成長女少女之名。兌陰在上。爲少女。巽陰在初。爲長女。此以坤之合乾有先後也。萃卦兌居坤上。四陰中包二陽。陽少爲貴。而得中。故曰剛中。凡卦

得中位之陽。而有陰與應者。皆曰剛中而應。如萃九五與六二應。或以人爻。一陰一陽相應是也。剛以柔應。則其用必亨。此後天生化之德然也。萃與姤異。爲陽退而成陰之用。姤遇也。萃聚也。物相遇必成聚。故繼姤者萃。萃之爲聚。猶草之叢積。物以類聚。非其類者不得聚焉。人以同人爲類聚。亦以其同也。聚猶集也。如市村之有集。物皆至焉。故萃亦含有至義。群之所趨也。與升相反。萃爲至。升爲去。萃爲聚。升則散也。故傳曰。萃聚而升不來也。來與往對。升爲不來。即往也。去也。遠也。而萃則爲來也。至也。近也。以在姤遇之後。而成來近之情。是其命名之由來也。萃以陰包陽。有如咸恆之

象。初上皆陰。陰即物也。物之聚者必有道。陰之歸也必以陽。兩陽居中。四陰環繞。此萃之象。而以坤在內。陽在外。陰克載陽也。反之則升。陽在內。坤在外。物乃隨散。陽與陰相翕。則成聚。相離則爲散。此大小畜。皆以陽能吸陰而相畜也。物聚散如是。人聚散亦然。二者情志克諧。乃爲佳侶。情志各戾。乃若怨仇。如睽之二女同居。而志不相得。則愈行愈遠。猶物之散漫也。澤者水之聚。風者氣之散。故萃從兌。而升從巽。他如風水渙。亦散也。陽與陰不協。欲其久聚。難矣哉。

又曰萃卦與臨同體。而其用大異。以上下易位。陽反在外也。坤厚

載物。宜在于下。臨反居兌上。是本陽長陰消之義也。萃則兌在坤上。水居地面。孚于實用。如湖沼海洋之在地上。其功用無窮。而水與土同居。以聚其類。成其象。是萃之義所本也。有類于水地比。水同而坎兌異。坎爲水。乃汎指一切之水。兌爲澤。則專指蓄積之水。坎中一陽。爲水中之精。兌則兩陽。兼及水之功用。以有土以防乏。方名澤。若无隄岸。則坎也。非兌也。故萃與比。大同而小異。比爲比。萃爲聚。比若相並。聚則相集。是有多寡之分。久暫之別也。萃聚而不散。來而不去。陽在陰中。依依不捨。雖本澤地之聚處爲喻。實則凡衆物集居。群類來同。可推象之。大如邦國。小如族里。爲群衆所

集者。皆萃也。而以時言。則如祭祀。如會同。如大事召集。軍戎聚合。及凡燕享之禮。期遇之儀。聯其感情。達其心志。而爲衆所集結者。亦萃也。村鎮之廟會。鄉族之社祭。商工之期至交易。市集之行旅。遇合。亦萃之用所見也。故萃備三德。以其通于一切。爲人生不可或闕者也。無論爲國爲家。爲禮爲教。爲軍戎田獵。爲商工貿遷。皆依萃以聚之。其道無不適利。無不宜者。順乎水澤之聚于地。而全其自然之性。達其亨利之功。故彖辭首言其亨也。亨通也。而兼包亨與烹二義。前損卦已釋及之。萃之亨亦如是。以其亨于事物。必享其神祖。而必有烹獻之禮也。故曰假廟。曰大牲。即可證明享與

烹之用原在亨字中矣。

萃亨。王假有廟。利見大人。亨利貞。用大牲吉。利有攸往。

官聖講義

此萃卦彖辭也。萃以澤在地上。如水之聚而成灌溉運轉之用。是以占亨。言其通一切也。利之大曰亨。乾坤四德之一。乾卦曰乾元始而亨者也。萃不及乾。故无元。而因地之利。故稱亨。亨之爲用。首著于禮。乾卦曰嘉會足以合禮。亨以禮成嘉會。所以建王國而安民志。行禮教而定天下也。故萃之亨。即見于王假有廟。假至也。又憑藉也。家人卦。王假有家。亦此義。詩所謂祖考來假。假哉皇考。皆指降臨式憑之

義。言先王因禮而來臨。式憑以享。以燕與衆共之也。古者王之初政。必先率諸侯。卿大夫士祭于祖廟。示不忘本始。以教孝慈。禮曰禮行于廟。而孝慈服焉。詩周頌各什。皆嗣王引衆祭廟之作。此萃卦以王假有廟。明聚衆以禮。而引于祖廟。以教孝慈。斯禮也。通于天下。故曰亨。亨兼享與烹義。祭必以享。享必以烹。此亨之用。首著于嘉會。告成于廟祀也。在渙卦亦云。王假有廟。義大同。以廟祭分。春秋時祀分四季。各有所示也。萃內衆以時聚。天下以時來朝。遂率之見于廟。以定長幼之序。以分尊卑之情。而尤在不忘本也。其旨詳于禮祭法祭義各篇。夫侯國之至。朝覲之會。天王親御以臨大衆。故曰利見大人。大

人兼位與德言。因王之祭廟而得朝覲之此在卦言九五正位下連九四上下相隨君臣之象而上有一陰則相率假廟之義兌澤水之聚處水源木本如人之有祖故利見者不僅時王且包先聖列祖也以孝慈之道通于天下故重曰亨而及利貞則言乾坤亨以下三德皆備于萃也有亨以合禮則利以成物貞以成己中庸所謂成己仁也成物知也性之德也合內外之道也惟萃之用足以當之爲其首本于禮明于祭祀之義敦于孝慈之思而率天下以反本始也用大牲吉則以祭必備禮享必豐美而亨宰以孚于亨享之用也卦以象坎其變爲離坤離皆爲牛兌爲羊大牲指牛羊也因其當于禮故不爲泰而占吉以其行通于天下无所往而不宜故曰利有攸往言其行之至順也。

萃之亨利亦由時用以姤卦一陰初長至萃則四陰包兩陽陰以承陽順以協悅此萃之時用仍本于剛柔之互濟爲九五剛中而六二應之也時之當卽物之利物之豐卽行之利利者和義義以明禮此亨與利貞皆見于萃也亨于時利于物貞于行而坤厚載之德以成物之生育必依水澤水澤之利物生以盛水澤之溷物亦隨盡此萃之利實水澤之功也水澤之用固爲生物之源亦爲交運之便舟楫所至交通以利民衆所集物力以豐此皆水澤之利及于一切也古

者交通。惟水道最便。陸道次之。故衆庶之區。必江河貫通之處。萃之利有攸往。以人事言。亦甚明也。況在上教之。以孝慈。示之以祭祀。先淑其思。復正其行。則所謂言忠信。行篤敬。雖蠻貊之邦行矣。矧在中國乎。故以萃之亨。而成利有攸往。天時地利王政三者俱至。宜其无往不宜。全卦大用。已具于彖辭。讀者細繹之。則可見易教之精微。而知先王聚衆之有道矣。

宗主附注

萃彖辭、首稱王假有廟。以祭先致孝享之誠。孚敦本之義。與豫卦象辭雷出地奮。豫先王以作樂崇德。殷薦之上帝。以配祖考。正相

證明。皆以坤厚載之德在下。而陽自地出。爲生生之本源。豫爲上震下坤。萃則上兌下坤。震爲一陽。兌則兩陽。故豫爲奮。而萃爲聚。奮以陽氣之逕上。聚則以同類之集結。兩卦皆陽在外。而所應于時少殊。豫稱薦于上帝。配以祖考。是追遠返始。溯生生之源。實自天與祖也。萃則但言假廟。不及上帝。則爲親親報本之義。以崇其先祖也。萃不獨指人之集聚。兼及物之輻輳。故陽與陰相引而同至。彖辭稱用大牲吉。即明物之豐厚也。物聚必依于人。而成用必因于時。如天之春生而秋熟。是物之成必在秋。而報本之祭。亦惟秋冬爲盛且備。所謂春祈秋報。禮之常也。先王布政。首重孝慈。而

兼重民物之生育。木本水源。以崇先德。宗廟之制。禘禴之禮。皆不外此旨。萃以兌在坤上。水澤依于土。因之以興祭先之思。行假廟之典。與豫之用大同。而豫則含有豫先之義。則其祭。猶春之祈。萃則以物之成聚。則其祭。孚秋之報。是其少異也。祈不必豐備。報則須豐盈。此萃有用大牲之句也。大牲指牛羊。在卦象。坤爲牛。兌爲羊。而大象坎爲豕。錯爲離。亦象牛。此由象以明其物也。物聚則利用大。物豐盈則人生亦安榮。此萃備三德。而彖辭首揭其亨也。亨而及享。亦崇報之義。所謂嘉會合禮者也。故祭廟非徒孝享。將藉以蒞衆。使皆習于禮。而達其治。其功用豈淺渺哉。

彖曰萃聚也。順以說。剛中而應。故聚也。王假有廟。致孝享也。利見大人。亨聚以正也。用大牲吉。利有攸往。順天命也。觀其所聚。而天地萬物之情可見矣。

宣聖講義

此申釋彖辭之義也。萃聚也。言以水之聚于澤爲象也。上兌下坤。兌說而坤順。由下而上。由內而外。故曰順以說。九五剛中。而六二與之應。是爲剛中而應。以上下卦德。內外正位。皆相應而同情志。故爲聚。物以生之宜而聚。人以情之適而聚。所謂方以類聚。以其近也。王假有廟。乃率所聚之衆。以祭其先。致其孝享也。王者政令自出。教化自



敷以禮率衆。以祭先敦本返始。此爲王者成治之基也。利見大人亨。聚以正也。言聚衆以正道。卽孝慈也。而以象言九五正位。衆之所歸。率之歸王。亦聚以正。位賅德言。位正則德明。王率衆以祭于廟。是又行之正也。位正則有守。行正則有功。率衆以正。而見其先王之廟貌。遵其德。奏其樂。行其禮。以仰其功。大其業。是以曰利見大人。言見之以爲利也。利字于天下利。及于後世。斯利之至也。此祭祀之禮。未有與比者也。禮之隆重。則儀物之必豐備。故用大牲吉。明報本之義。通于天下。所謂慎終追遠。民德歸厚者也。以下卦坤厚載之德。人道鑒之。以厚民之德。此其爲吉可知矣。因坤之行地无疆。无往不宜。則人

道師之。亦利有攸往。而坤以順爲行。順承乾行之謂也。故法坤者。法其順承乾行。師地之厚載。師其順天命也。惟坤能順乾。惟人道師地。能順天命。此利有攸往。非他天之命。而人順之耳。天行健。君子以自強不息。此乾卦象辭。今萃亦因乾之順承。而順天之命。利有攸往。猶是坤之德也。利貞。人所本也。以萃備三德焉。利貞者。坤也。亨則已順天矣。是萃聚之義。直通天地。旁括萬物。聚本于義。集結以其情。非苟合者。亦非強合者。是以觀其所聚。而天地萬物之情。皆可見矣。全文要在聚以正三字。正者中也。中正則合乎道。備乎治矣。惟正乃貞。惟貞乃利。惟利貞乃亨。貞爲四德之本。人道之基。能貞而正。則无不亨。

利而首著于祭廟之禮。則以生必有本始也。本始不渝。枝葉自茂。此萃之貞正。自孝享爲之基。如木之有根。水之有源也。卦象以九五正位。六二應之。卽爲正以聚之之道。設无其位。猶不得謂之正。不正之聚。則烏合之衆。何足以順天命。而見天地萬物之情哉。

萃卦以九五正位。下連九四。四五同剛。而後成聚。與豫之僅九四一陽而失正位者不同。卦爻九四屬人爻。而在外。以近九五。有如大臣輔弼之象。是以彖辭利見大人。亦指九四言。以九四爲近王之諸侯。卿士夫。而其四陰。則大衆也。故釋文聚以正。亦以諸侯公卿能率衆歸服于王。卽九四率群陰以從九五也。豫无九五正位。故曰利建侯。

行師卽以九四非正位。有富于侯國之主師旅之師。而萃則因九四上從九五。始有王與大人並稱。用大牲吉。與利有攸往。宜分釋之。以一屬祭祀。一屬人事。而釋文曰順天命。係指利有攸往。雖用牲亦時之宜。有如天命。究非關本旨。原文頗有脫句。意則用牲之吉。禮尚豐盛也。禮有以豐爲貴。有以殺爲貴。萃以時祭。崇德報功之義。故必豐盛。非爲奢侈。天地以時成熟萬物。而成積聚。則禮亦遵時。而薦其豐備之品。此本于全卦之時用也。孝而曰享。足見重在儀物。享兼上下。言享先祖之餘。卽以享衆。是亦酬功之意。公侯卿士。有勞于國。因與于祭。而受賜享。亦禮也。此萃之大用。在聚衆以明禮而已。非祇吉凶。

之占也。聚衆明禮，將有爲也。所爲雖何，則象辭除戎器，戒不虞之謂也。保國以保王，是必有賴于衆之聚矣。

宗主附注

萃卦以陰陽交集。如物之聚。釋彖所謂觀其所聚，則天地萬物之情可見矣。與恆卦辭曰觀其所恆，則天地萬物之情可見矣。語句皆同。是萃與恆均爲天地萬物之情所寄。恆以久爲義，萃以聚爲義。久而聚，乃天地不易之道。人物永和之情，能恆乃久而不變。能萃乃聚而益生。天地之道，久而不變。天地之德，聚而益生。往復不停。乃見其恆。生息不已。乃見其聚。是以兩卦皆有天地萬物之情。

可見之語。亦即言天地萬物皆依恆以存。依萃以育。恆以震巽之合。成三陰三陽平勻之象。萃以兌坤之合。成兩陽四陰交孚之情。平均則見其能恆。交孚則見其能聚。未有不平勻而恆久不改者。亦未有不交孚而生聚不失者。生之聚之。萬物斯富。平乏勻之。萬物斯安。安富乃和。安和乃利。富和乃大。是天地之德。于此兩卦見之。而萃則尤要。萃以物爲主。物之聚者生之本。故卦合兌坤以水土之和。成其用。與其對卦。山天大畜爲應。萃其體也。大畜則用也。名曰大畜。亦以物之豐多爲義。此萃之彖用大牲。即取大畜之一證。物之聚必先畜。畜與聚原相通。聚由體言。畜由用言。坤以乾爲

用。兌以良爲賓。是兩卦原相應也。八宮卦序。萃爲兌宮二世。大畜爲良宮二世。正如表與裏。內與外。不可離也。一則兩陽四陰。一則兩陰四陽。剛柔相當。主賓相得。此其爲義。可相證也。兌澤良山。合而爲咸。則相感至速。乾天坤地。合而成泰。則交孚至平。此萃與大畜有通聯之道。其爻亦相孚合也。惟讀者細推繹之耳。

象曰。澤上于地。萃。君子以除戎器。戒不虞。

宣聖講義

此申釋萃卦全卦象辭也。萃以聚爲義。聚必有衆。衆必有爲。卦象兌在坤上。爲澤上于地。水澤在地面成聚。亦將以有用也。灌溉運輸。

利及一切是也。人之聚也。亦將以爲國之防禦。外侮靖內亂。以安民而保邦家。遂其生。樂其業。俾无憂无慮。斯則君子聚衆之旨也。古者之聚衆。恆于祭祀。或田獵。見之祭祀崇禮。以致其教。田獵明德。以效其功。而最重大者。則軍戎之事。所謂國之大事。在祀與戎。田獵固爲祭祀之謀。亦關軍旅之事。謂習于射御。齊其步伐。嫻于戰陣之令。教以有勇知方。以練其技能。強其體力。發其忠上愛國之思。激其保邦禦侮之氣。而要在導以合群之義。敵愾之心。在平時雖爲農工。而戰時卽成師旅。故田獵非爲禽荒。而射御乃躋藝事。可見古人保民保國。必有道也。萃既聚其衆矣。既率之于廟。以崇德報本矣。則推而致。

之于軍旅之備除暴安良之需亦自有其政令也。萃與大畜爲錯卦。用恆相應。大畜九三曰。良馬逐利艱貞。日閑輿衛。即可證其關於戎事。必先嫻習。而後克成其安民保國之功也。故萃聚之于人道。亦以除戎器。戒不虞爲先。除猶治也。刷新之也。戎器兵戎所用之器物。凡軍旅所需者。皆屬焉。戒警戒也。不虞意外危害。不虞而至也。此非專指帥旅之事。其用包禦外安內二者。即合軍警之職。而同示其爲急務也。古稱武備。言可不用。不可不備。固思患豫防之道也。萃與豫有相類。前已言之。豫稱利建侯行師。而象辭則舉祭祀爲重。萃稱土假有廟。用大牲吉。而象辭則舉除戎器戒不虞。足可互相證明者也。

言戎器而不及軍師將士。則以萃爲物之聚。故先器物。然既有物。必有物之主人。猶彖辭既有大牲。必有主祭之衆。此易辭言外之意。不必備也。除有改其舊易其新之義。亦包有刪除之情。戒則警戒。亦戒備也。皆關於乘時防備。而期无敝。雖不貪功。却求免過。則萃聚之人道也。不以武功爲尚。而以保安爲先。足見有民必先安之。有衆必先綏之。所謂保民而王者。萃之所貴也。地能保澤以成其用。王能保衆以致其功。則孚于亨利貞三德。而可以守。可以爲矣。惜乎時君之未達耳。

萃爲人物薈萃之象。而易教舉其關人類聚集之大者。即祀與戎。祀爲崇本始。以厚民德。戎爲保良善。以安民生。斯政治之最先務也。他則次于此焉。然萃之祀。亦僅于廟。而不及郊。戎。僅指除器戒備。而不及戰爭。則所重在內。而務自反。仍本坤之道也。坤以利貞爲本。貞以爲守。利以爲行。不務于外。而志于安。安貞之吉。坤德所著。順承之義。坤道所基。萃以坤在下。故全卦大用。不違坤順也。順者順天命。順時用。時用亦天命也。釋彖辭已言及之。故祀廟而王假。與豫同。除戎器而患亡。與大畜類。皆本思患豫防。有備无患之義耳。君子不尚武。而不廢兵。爲以保民守土而已。非將以拓疆。

侵鄰也。故但云戒不虞。不以戰必勝。攻必克爲志。此萃之聚衆。有其義矣。以兌悅而坤順。其道首柔。柔以御剛。則无伐功。黷武之爭。旨在自保。而无害于人。用在久安。而不忘于危。此君子有終身之憂。而无一朝之患也。卦由豫之進。而取大畜爲應。故與兩卦爻辭相通。凡事豫則立。凡物畜則足。矧有國天下者。不先務于此哉。而萃。則合二卦之利。以求其孚于安貞之德。收其厚載之功。此萃之所志也。

初六有孚。不終乃亂。乃萃若號。一握爲笑。勿卹往。无咎。

宣聖講義

此萃初六爻辭也。初六全卦之始，坤之初爻，而與上九四應。一剛一柔，內外相匹，故有孚。言外說內順，雖若過柔，而以爻爲剛，與柔應也。爻之應如表與裏，情志有孚也。然以兌說一陰在上，陽剛无終，故曰不終。且坤以用六永貞爲大終，今坤在內，有其始而不及終也。六爲坤而九爲乾，坤在內，乾在外，是坤主初而乾主終，亦有不終之義。合上句言則有孚而不久也。孚以久爲利，不久則孚亦不可恃，是猶亂合也。譬之男女，合于不正則好而不終，故曰乃亂乃莖。言以亂成聚，雖聚亦亂，如散沙如棼絲，聚則聚矣，而不免于亂，是猶衆而烏合也。以先亂而後聚，故曰乃亂乃萃。實則聚亦亂集，此合之必以正也。萃

固以聚爲義，而初六在下，不得承正命，故以亂聚。聚亦不和，情志各殊，聲音亦著。以初之驚懼則若號，以後之狎習則一握爲笑。觀于啼笑不定，可見其聚之以亂。雖初號而終笑，若始疑而後信，以非正而苟同，則遽信仍將疑，疑信相參，號笑皆僞，故曰勿卹，譏其不由衷也。亂以聚之，孚而不久，啼笑以遇之，疑信之莫辨，此勿卹意猶不必顧慮。以其情志猶戾，行止皆乖，則雖有聚衆之憂，而實无持久之力。此初六之聚，爲不可訓也。而以內外得應，剛柔可交，故曰往无咎。以其宜于行也，利有攸往，全卦所占初六發軔之始，亦往无咎，謂既當疑似之際，固有得咎之虞，而以握手成歡，則可勿恤，此稱往无咎也。或

曰初六利于往。故无咎。若止而不行。則有咎。此亦一解。惟柔以近剛。爲志。初六之往。爻之志也。非強爲之。卽不命之。亦將自往。是以不問咎之有无而已。決其往之必至。合全爻言。則以在疑信相半。亂聚難終。啼笑既殊。相守難久。此以往而无咎也。本爻與同人先號咷而後笑。甚相似。皆以始疑而後解。初仇視而繼成友好也。若儼若也。言儼然欲號。而以一握遽易以笑。可見情志之變。在斯須間。亦有孚不終之象。以其握手非素交。而笑亦未盡中心悅服。不過有可孚之勢。成亂萃之情。故曰勿恤。言其啼笑皆難憑信也。坤順兌悅。本有相悅近之勢。而重柔在下。則易啟憂疑之心。此坤上六有陰疑于陽之語。謂

重陰之志。不免多疑。故在小畜群疑之亡。必待陽德沛雨之後也。象曰。乃亂乃萃。其志亂也。

宣聖講義

此申釋爻辭之義也。初六以陰在下。陰道降。既无可降。必轉而上。有九四。恰與剛柔相匹。乃成萃聚之象。而以在下。非正位。不得承順九五天命。是其聚也。成于亂。悖于正道。其行爲亂。不必以犯上作亂也。而初六在下。意圖接近九五。是亦有犯上作亂之嫌。以其出于非律耳。師卦以師出以律。否臧凶。卽言衆聚必以正也。萃之聚衆。以六一應九五正位。故上而假廟。致其孝享。下而戒備。保其民人。且利于



行有其守。亨于一切。初六則以一爻在下。非全卦可比。雖九四爲應。而乖于正。故有亂聚之語。既以亂聚。則始亂者終亦亂。是以爻辭有不終之句。勿恤之占。謂其疑信相違。笑啼相悖。是行之亂。實由于志之亂。故曰其志亂也。蓋指初六柔近于剛。而不得其正。行亦將亂。初六之聚以亂。亦緣于勢也。降而不降。升而匪升。順承之間。疑似之際。合而不久。孚而不終。此所以稱爲亂聚。而實以成其志之亂耳。

宗主附注

萃卦因兌卦有兩陽在外卦。陽與陰匹。九五與六二爲正應。所謂剛中而應也。九四與初六亦相應而非正。則以初在下。而非中位。

故應而失正。所謂乃亂乃萃也。萃雖同。而亂與正則大異。如禮節之典。紀律之師。方爲正聚。若烏合之衆。呼嘯之聚。猶小兒之群集。婦人老叟之閒居。衆聚之勢固同。所聚之名不正。則不足以孚于本卦之道。萃之初六亂萃。亦以位之不當。而戾于全卦大義。遂號笑不定。咎否兼見。可見卦必以正位爲重也。位正則時宜。而所行亦大。所守亦固。所謂利貞之德也。利以爲行。貞以爲守。則進退咸善。動定咸臧。此坤之以六二爲主位也。初六在坤。猶有履霜之懼。況萃上有兩陽。非純柔之道者乎。故以萃初六志與剛應。而不免于亂萃。遂成乖戾之情。而屬于憂喜之志。惟以悅近剛爲志。則仍

利于有行。此爻辭占往无咎也。蓋行本乎利。守本乎貞。今初六志在應上九四之陽。已失其守貞之德。則情乘勢以往。或免于咎。此釋文以志亂二字明其心已紛擾不寧。難強其獨守于下。斯即乃亂乃萃之義也。如女子已動標梅之情。更不克全其投梭之節。不免于犯苟合之嫌。秉簡贈芍之事。則不如促其往以就夫家。尚可免失貞之咎也。不獨女子懷春者。有此亂萃之慮。推之士不甘守貧。急求出仕。亦復類萃之初六。以其聚不由正。則失其固守之貞。而不能處于淡泊自安之時。曷若但任其往。就所樂事之主。此則所謂順其志也。坤以順為本。初六為順其在下或內之行。故辭如

此。

六二引吉。无咎。孚乃利用禴。

宣聖講義

此萃六二爻辭也。六二中位。坤之正位。萃以上卦兌九五為剛。剛柔相應。中正不失。此爻辭占其吉也。引占者。引猶垢卦之牽。亦以陰陽相牽引而不離散之意。即萃之所成也。引而後萃。若主與賓。男與女。必有為介紹者以相見。如繩索之牽挽維繫也。但引有異于牽者。牽必以力。引則以情。故引有誘導之義。剛與柔。正如男與女。異性相吸。若磁與鍼。此即引也。而字從弓。如曳弓發矢。必張其弦。而後致其力。

已引雖以情而亦有力以致之。則互吸之勢。因于兩情相悅也。萃上兌爲悅。坤順之而成引就之象。所引者六二九五之相諧而已。諧則和。和則安。安吉。此引吉之義也。然引者有過不及。則乖乎和安之道。是亦有咎。以在中正之位。足免于過不及之虞。故无咎而能孚。孚亦言剛柔之和。以大其生成之功。而全其和安之福耳。凡卦正位之應者。例能孚而吉。而萃則以孚爲要。以其聚必先孚。不孚則聚難久。如夫婦之道。必本于和家庭之間。必先求安。孚而後生育盛安。而後事業昌。推之于社于國亦然。此萃之大用。在能孚而在孚于正也。六二孚而正。故有引吉之占。既孚而吉。其福不回。則宜報本崇德。更求其

永和久安。此爻辭以乃利用禴。示其義也。禴乃時祭之一。祭則受福。古者教民敦本尚善。必先祭祀。孝弟之行。仁義之風。皆自此出。有德必報。有恩必酬。有善必勸。有功必賞。祭祀首著其道焉。萃以聚衆爲本。故彖辭以假廟。始昭其旨。六二用禴。仍斯志也。六二在內正位。雖異九五而與之應。則亦體主之政令。而重于祭祀焉。此亦孚也。象曰。引吉无咎。中未變也。

宣聖講義

此申釋爻辭之義也。以六二在內中位。秉坤安貞之德而不渝。故占吉而无咎也。六二本以柔順承乾爲志。上與九五應而不失其貞固。

之德。故无咎。若急求就上。而自變其節。則有咎而非吉矣。故釋文以中未變。明爻辭之由來。中未變句。固指六二守中不渝爲義。亦含有以柔永貞不隨剛變之意。蓋卦爻動則變。六二變則爲九二。若上下皆剛。則變爲澤水困。困則非吉矣。且六二坤之正位。有安貞之德。主靜順之道。不易變。亦不可變。變則萃戾之大用。而反吉爲凶。无咎爲咎。此爻辭明指其能守貞不渝。敬順不二。故引而吉。雖孚而无咎也。禴者夏祭。其時非豐祭。而爻辭稱利用者。止以六二非九五。不同于彖之用大牲時。亦因時制宜之義。由全卦言。則以豐備爲利。由六二言。則以薄祭爲利。以六二在下。非主祭之位。亦非王假有廟之時。然

祭之豐殺雖殊。而禮之誠信不二。可見物之豐不視時而定。萃以物爲重物。薄則薄。物豐則豐。夏禴之時。有異于秋嘗冬烝。正如六二之用。有異于九四九五也。讀者勿以此而致疑。彖辭用大牲之語。六二萃如嗟如。无攸利。往无咎。小吝。

### 宣聖講義

此萃木三爻辭也。六三坤卦終爻。而在中。與九四同爲人爻。以柔履剛位。而應上六。則爲重柔。以與九四匹。則成一剛一柔。是爻用有異于六二也。剛柔交則爲萃。重柔則多憂。故曰萃如嗟如。萃如者。言其聚而難定。嗟如者。言其憂亦非長。則以六三果合九四。同致其用。則

萃而以柔之相擾。故若萃而未果。果應上六而持于內。則爲憂。而中  
介四五兩陽。得其解緩。故如嗟而未然。此兩如字。明其有推移。而非  
定勢耳。萃本全卦之用。嗟則上兌之情。兌爲說言。爲口舌。凡口所出  
聲音所發。皆兌也。在初六。有號笑之狀。在上六。有涕洟之形。皆與嗟  
字相類。以其在聲爲志之見于外也。而聲則依憂樂驚喜之時。以異  
萃而不萃。嗟而非嗟。始與終違。動與靜異。則六三之本在坤。而應在  
兌也。坤以靜順之德。兌爲憂樂之情。故聚也。亦如初之戾于正。而見  
于情也。亦如上之涕洟。此以六三介于上下之間。兼具剛柔之性。而  
失其不易之貞。以隨于多變之物。故占无攸利。言其用之艱。行之澀。

有如巽之進且退。而介于良之行且止也。進退不決。行止相爭。則將  
奚利。此无攸利。實六三之用所致也。但卦在內者。以向外爲志。爲柔  
者。以近剛爲情。則六三雖无利于行。而仍不自泥其往。此爻辭稱往。  
明其必進行也。以往則近于陽。而得字于正。則无利亦无咎。爲其有  
萃于正之心也。全卦稱利有攸往。則往縱不得利。仍可免咎。六三與  
初六皆然。以其成剛。而應其中正之道。厚載而達其順承之功。仍本  
坤之德也。惟以爻用之狹。行動之滯。柔之本質。陰之素行。故雖免咎。  
而占小吝。吝嗇也。與亨反。全卦稱亨。六三以爻之用。乃有小吝之占。  
非與全卦大戾也。不過略見其吝耳。觀其萃而嗟。无攸利。即可見其

有吝矣吝指其用亦兼行止柔德固多滯泥陰謀恆欠光明何況六三處多凶之位失正應之時乎然以其德九四之提攜接九五之中心雖吝仍小故无咎也

象曰往无咎上巽也

官聖講義

此申釋爻辭之義也六三爻辭既云嗟如无攸利是非吉占而下曰往无咎人或疑之謂其辭意牴牾也釋文申明往无咎之由來以見爻辭自有深義上巽者言六三得上之巽順而可以往耳巽與坤皆以順爲用而萃卦上爲兌何以巽稱此可證易象之重中互也由二

至五。一陰兩陽。互成巽卦。六三爲其初。故曰上巽。言已上手巽也。上于巽。上字上聲。卦爻皆自上。六三則以內卦而連外之四五。猶上梯以達于九五。可見六三之往將以萃于九五之正耳。又上巽亦含有與上順行之意。陽升陰降。六三若往則進與陽同升于王而不復降。故曰順。原爲逆。今易以往則順矣。故在本爻不得言順。必上始爲順。且以上之四五兩陽亦樂其往近而俯以就之。亦有巽順之情。謂陽剛自遜以與三接。是陽之巽亦上之巽也。易辭包各義均可通釋。總之六三以柔道達內之終。畛域甚嚴。進退多吝。乃有萃如嗟如之象。无攸利之占。而以志在近剛。情求親上。乃往无咎。雖有小吝。无大

害也。故釋文但以上巽揭出往无咎之義焉。

宗主附注

萃六三與九四皆人爻。一剛一柔。而同于未濟。是情志原難協也。爻辭稱其往无咎。而有小吝。亦可見其進仍有礙。凡中爻皆以九三六四與既濟同。最利于行。因陽下而陰上交。孚之象。如地天交泰也。萃既違此例。則行亦无利。而仍言往。且无咎者。則以上有九五為其所仰望。而足以翕群衆。共歸王也。天无二日。民无二王。則九五正位。君臨天下。凡臣民莫不奉之。此六三雖吝。而終往。雖无利。亦无咎也。因天下之萃于上。群衆之萃于正。乃萃卦之旨。亦各

爻所同志。六三得九四之介。更易與九五萃。故爻辭言其往无咎。而釋文稱為上巽也。上巽者。巽于上。而與下親。猶乾九四躍淵之義。本在在地而躍入于深淵。是即俯以就之道。上下貴能和而不離。親而不貳。故上者下之。下者上之。以躋于平。萃之九四九五。亦本是道。使下之來萃。如論語遠人不服。則修文德以來之。而後天下定于一。此上巽微義。實在上者之自巽耳。巽猶遜也。中互巽卦。而亦互艮。艮合坤為謙。亦卑以就下之義。陽本升。今在上。如不自下。則行易窮。此上巽。原孚于大道之行。剛以柔用。尊以卑成。愈柔則愈成其剛。愈卑則愈保其尊。則上巽實自崇也。上既巽以就

下。下有不誠悅者哉。故六三以是而占无咎也。

### 九四大吉无咎

#### 宣聖講義

此萃九四爻辭也。九四外卦之始。爲兌之初。而與下六三同屬人爻。以陽履陰。而剛柔失位。在卦以萃爲用。九四近于九五正位。如大臣之在君側。亦人民所仰重也。故雖非正位。而有大吉之占。各爻皆本萃之道。以萃于九五之正。而獨九四不言萃。且稱大吉者何也。蓋萃必因于位。而所以萃。必待于剛。故在下二陰。皆以上兩陽爲所萃之地。且以九五爲正萃也。九四雖陽而非正位。則非所萃。此地已別于

大衆。又非來萃之人。故不言萃。而以既近九五代君。宣撫有衆。率之以萃于王。是衆之所賴以成其萃者。衆之所歸。乃孚大吉。王雖有位。而與民遠。臣雖无位。而與民親。此輔弼之臣。公卿之象。政令所由布。恩德所由施。如王之股肱。國之柱石。權重而名高。遇隆而勢厚。此所以大吉之占。不屬於九五。而在九四也。夫代王行政。秉國之鈞。如詩云。赫赫師尹。民具爾瞻。則其所負之重。所處之艱。將如何而能免于咎哉。爻辭稱其无咎。即隱示其原易于咎也。而卒无咎者。以其剛耳。剛則无欲。无欲則善其身。而慎其行。則對君无欺罔之情。對下无驕淫之志。勤勤懇懇。以率其衆。而忠于上。宣君之德。以撫綏其民。盡民



之情以陳達于上則庶乎孚大吉之占而獲无咎之果矣且萃之所萃原在兩陽與比之比于一陽正同惟比則以陽孤而成朋比之勢而萃則以陽與陰匹易收薈萃之功故九四不獨无礙于九五且足以弭朋比之害此其功績亦可稱大吉之占矣而全卦去初上以六二六三匹九四九五恰當其數以孚于中和此九四之德也九四所行雖不言萃實則介于萃上下猶人之咽喉室之門戶出入之要道呼吸之專司其重要不言可知爻辭特以大吉歸之可見其用之利于一切而為萃之樞機也吉由利見吉不及利者利指行而吉指功利指為用而吉指成業由字言吉從士口多士之口所讚歎所悅服

者為吉以卦為兌之始兌主口舌說言也此兼見之義亦可知爻辭微旨

象曰大吉无咎位不當也

宜聖講義

此申釋爻辭之義也爻辭既稱大吉又曰无咎恐後人生疑故指出有咎之由來在位不當若位當則大吉更无咎可言何有无咎之占无咎者以九四原有咎而能免耳所能免咎者一則以九四之剛而近九五得君之信二則以剛能自克欲不為利動故占大吉而藉以免于不當位之咎不當位原未必有咎而以九四言則有咎以其得

君而在其左右。負望而集其權勢。斯大吉所由來。而咎亦隨之。至故大吉與咎。非聯而聯。而无咎亦與大吉。不因而因。易辭簡括。故祇四字。示其得失利害。由辭言之。總係得而未失。利而非害。然能本其剛健之德。守于乾惕之訓。則誠无咎。果不克守其臣節。而欲利民衆之歸心。以希非分之榮。而徇物欲之好。是將大吉變爲大凶。而咎果不免矣。故釋文以不當位特警之。既不當位。自非正萃之人。而一時權勢。不過爲代君宣德。爲民達情之便。慎勿認爲自有之也。後世權奸。窺竊神器。禍國殃民。假天子以令諸侯。蹈篡逆而犯不韙者。是皆昧于位不當之義。而不明无咎之占也。故讀是爻辭。宜深思大吉无咎。

之並稱耳。位者德之見于外。有位固需德。无位而德不至。將何以孚其吉。而免于咎耶。此易教垂戒。至深切矣。

九五萃有位。无咎。匪孚。元永貞。悔亡。

### 宣聖講義

此萃九五爻辭也。九五外卦中爻。全卦正位。即乾之九五也。而萃異乾。則以上有一陰。與下坤卦。包束兩陽。九四九五。以陽在中原爲群陰所包。故四陰爻皆萃焉。而九四非正位。不得爲萃之主。必依九五以萃群衆。是以九四爻辭无萃字。九五則首揭之。明爲全卦所萃也。全卦以九五六二。孚于乾坤主位。而成正應。此萃之本在于位。位正。

則萃不正則亂。是以初六爲亂萃。以其不得萃于九五正位也。九四雖陽爻且近于九五而以位不當亦不得孚衆萃。衆所萃必有位。位必以正。惟九五得之故以有位稱之位。即稱其德也。位崇者必先德。德不明而有位是害之也。故有咎。而以有位得免亦即以明德保其位之意。此占无咎乃從有位來。然九五固有位而非如乾九五則非飛龍在天之象。以四陰包束。如群小之環伺其勢易張。則位尊易危。此有位不可恃也。而衆所萃亦非果孚。故曰匪孚。孚指與六二應。六二于九五言爲孚。以其左右同志。无爲貳心者。若以九五于六二言則匪孚。則以上有一陰逼近君側。易爲所蔽。如日月之光爲雲所障也。故不克孚于下。非位之過。乃其左右之有小人使孚而不孚也。孚者位也。匪孚者人也。人之未孚位亦徒正。是九五之象。由全卦言爲止。由本文言爲偏。則以上六在其上耳。然九五終以有位。兼秉乾坤之德。而占元永貞。元者乾元。九五之本德。永貞者坤也。四陰爻之所以萃而著于六二。却晦于上六也。且元字與匪孚亦可聯讀。則以其非乾九五。遂非孚于乾元。亦有不足之意。故彖辭僅稱三德。而不及元明。其不克孚乾元之道也。乾元者始而亨。全卦初爲陰。已失其始。介于四陰而上蔽于柔。已乖于天行健之德。是雖由九五言可稱元。而由全卦言則與元不孚。故匪孚元可爲一句。而永貞接下悔亡。

障也。故不克孚于下。非位之過。乃其左右之有小人使孚而不孚也。孚者位也。匪孚者人也。人之未孚位亦徒正。是九五之象。由全卦言爲止。由本文言爲偏。則以上六在其上耳。然九五終以有位。兼秉乾坤之德。而占元永貞。元者乾元。九五之本德。永貞者坤也。四陰爻之所以萃而著于六二。却晦于上六也。且元字與匪孚亦可聯讀。則以其非乾九五。遂非孚于乾元。亦有不足之意。故彖辭僅稱三德。而不及元明。其不克孚乾元之道也。乾元者始而亨。全卦初爲陰。已失其始。介于四陰而上蔽于柔。已乖于天行健之德。是雖由九五言可稱元。而由全卦言則與元不孚。故匪孚元可爲一句。而永貞接下悔亡。

爲一句以易辭回賅多義不可執一以爲詰。但以九五一爻言仍有稱元之道以其本出于乾也。凡陽爻皆出于乾亦即含有乾元故乾卦稱乾元用九乃見天則此九五之元亦可與永貞爲一句謂九五體乾用坤兼始及終外達乎元內協永貞上下所萃其德斯亨位正而中其利以明此元永貞已括四德而揭其終始著其大用而不其爲中正也。因其中正則所行咸宜因兼始終則悔吝斯亡此悔亡之占由于九五之有位而備元永貞之德也。外悔內貞卦之大例外而能貞斯无悔矣。

象曰萃有位志未光也。

### 宣聖講義

此申釋爻辭之義也。以九五既有位而爲衆所萃應无咎可言。既與六二應非不孚而何悔。爻辭乃稱无咎匪孚悔亡是矛盾也。有位而有咎共萃而不孚元永貞而悔亡意義皆戾人自不解特釋之曰志未光也。蓋九五位正而志未光明亦即行不光大德不昭明之意。是以咎反因位而見不孚反因萃而知有悔反因元永貞而生是利害相倚邪正相屬皆由其志之未光而僅見萃有位元永貞之功却亦因之而幸免于咎終孚其萃以亡其悔耳。悔亡有兼自悔其失之意皆責在上位者當自反耳。自反則有利而无害有得而无失。此釋

易經詁林  
文志未光。言其有戒懼于左右之言。自免爲小人所蔽。所謂未光。正如日月爲雲蔽。而失其光明。非九五之過。乃上六在其上爲所累耳。故位正而志不從。衆所歸而德不布。此志之未光。即行之未善。亦有戾于乾九五之道也。

宗主附注

萃卦上兌下坤。兌有兩陽一陰。陰在上。陰降陽升。升極于五。故全卦所萃。亦以九五爲中極之位。如天之北辰。衆星所拱也。在比卦以坎合坤。僅九五一陽之正位。而全卦皆比以歸于正。其義同萃。故比彖辭有原筮。元永貞。而萃九五亦有匪孚。元永貞。可見兩卦

之用相類也。元爲乾坤首德。在萃彖辭本无元。而九五却見之。但九五一爻見之。是元德由于九五本乾正位也。比之稱元。亦如九五爲乾之道。自九五一爻著明。餘皆本坤之德。故以永貞稱。亦即坤卦用六。利永貞之義也。坤用六。乾用九。凡爻陽者皆孚乾元之道。凡爻陰者皆孚永貞之德。以乾主始。而坤主終。故曰乾元者始而亨者也。又曰用六永貞。以大終也。傳曰乾知大始。坤作成物。分明乾元爲始。坤貞以終。包括全易始終。亦即天地萬物之始終也。而傳又稱艮爲終始。及成言乎艮。是艮亦孚于坤之大終。而可以及于乾元。則以艮爲人道之象。天高地下。人在其中。天始地終。人

兼備焉。故乾坤之德。後天惟良足以兼之。此良爲人道之本。而人道止于至善。即自良出。良止也。知止以固其本。故曰成言乎良。以成一切必先立本也。坤成物而良代之。此後天坤良皆爲土。而洛書二八易位也。二八即坤良。互易其位。即代成其德。雖周易方位以坎居坤地。此就位言之。離南坎北。水火爲生化之原也。若以用言。則萬物莫不生于土。存于土。此土爲後天五行之中。而萬物之母。坤爲之體。良爲之用。故良始終四德。而包乾元與永貞之道。元亨利貞。四德周流。春夏秋冬。四時代謝。終而復始。往而復來。貞後啓元。循環不已。此元永貞者。終且始也。以比與萃。皆中互良。而九

五乾位。六二坤位。兩卦皆備。此所以有元永貞之稱。而其略異者。比以九五一陽。孑然獨存。故稱原筮。以在後天有關先天也。原筮先天之占。非如全易之多變也。萃以匪孚二字。明元永貞孚而非孚。則以九五之下有九四也。九四可與初六應。而比于六二。以爭九五之功。故曰匪孚。蓋由九五與六二言。則孚。若連九四。則非孚也。且孚本中孚。既非中和。即戾于中孚。此九五稱元。而彖辭无之。亦可見全卦之用。不孚元德。不似比之以九五爲主也。九四九五。合而成萃之用。而乖于元始之道。此則位之未當爲之厲也。故九四釋文。以位不當。明其大吉。而无咎之義。其旨至深遠矣。

上六齎咨涕洟无咎

宣聖講義

此萃上六爻辭也。上六全卦終位。兌卦上爻。以兌爲口舌。主憂樂笑啼。情志見于外者。有關口舌聲音。皆兌之象。萃以兌在外。故卦中號笑嗟歎。凡三見焉。上六既達終極之地。尤爲情志變易之時。非號笑之意。古字音近者多借用。言上六在九五之外。无復如以下各陰爻。能萃于九五。雖位在九五上。而情勢已非。時地易變。欲留不能。所希已无。含怨不已。此聲爲嗟咨。而貌爲涕泣。乃情不自禁之象。不問其

爲口爲凶也。上六雖爲兌之主爻。而卦之窮盡。雖當悅言之情。而乖于所期。是與初恰反也。初爻甫亂聚。故號于前。而笑于後。上六則以无有希冀得萃于正也。蓋上六已在群衆之外。心欲與聚。而勢不許。行欲反歸。而時不待。此所以一腔悲憤。見于聲貌也。全卦以得萃爲吉。上六不得萃。故非吉。而不得萃。關乎時位。非人所爲。故亦无咎。言无可咎責也。而以上六居高自遠于衆。近君自離其群。是亦咎也。因其感慨自怨自艾。而悔其行。則亦可免耳。故在九五正位。能守其貞。而悔亡。上六无可守。則何以免于悔。斯悔恨之情不能已也。上六窮且變。變則情勢將易。介于離合之際。易生哀傷之情。如人之將遠去。

其群遽別其地。亦有不勝歎惋者。是則上六所象也。陰无陽无以自安。况陽已與下萃。而獨處于窮位者乎。故爻辭不著其用。但示其情。情見則其行可知。既不能爲初之笑。則更甚于三之嗟。此觀其應。亦得其志矣。三與上皆爲陰。應而不諧。故不得維繫。以自慰解。况原在窮位者乎。則悲傷哭泣。實由于心之不安。情志之不適也。

象曰。齎咨涕洟。未安上也。

宣聖講義

此申釋爻辭之義也。言上六爻在上位而未能自安。故不能止其嗟歎之聲。涕泣之貌。是人之情。由時位之所關。而感傷不自己。亦以失

群離衆。諸近己者漸少。而將孤獨。无以自存。凡生物不能无群。不能无聚萃之爲用。即在聚于群衆。共安其生。故彖辭首揭祭祀。以明敦本崇德。俾大衆增其情感。互相親愛。而保其所居。大其所爲。此即萃之用。爲人道所必重者。故象辭以除戎器。戒不虞爲言。示其安生樂業。必先群力自衛也。上六與下各爻離遠。不得敬業樂群之趣。故戾安生遠害之思。此所以悲感也。又未安上句。包有與在上位者未相安之意。以九五在下也。由九五視上六。有如蔽障。由上六視九五。則如乖離。此兩情不同。而成不安之象也。或以齎義訓持咨義同諮。言事有不達。行有難明。情既多疑。志必以詢。故持以諮。詢于下。而仍不



免涕洟隨之。則具見其求之切。心之憂。皇皇焉。如不及。悠悠焉。以懷傷。亦由其不自安也。此義亦可通。以外象兌爲說。言則諮詢亦關兌之用。然以原義釋之。則合嗟歎涕泣爲較易解。不過易辭包多義。亦當知有此詁。或于當時情事字也。至上六已外于九五。則孤獨之情已著。其感傷實不克免。爲其戾乎全卦大用。不能萃于正耳。故爻无萃字。可見與初之得亂萃者。又有不及其不安之情。固不止啼笑皆非也。讀者識之。

宗主附注

萃卦各爻均以聚爲用。而所聚有不同。則以位爲辨。聚衆必有主。

此九五爲正萃也。應之者六二。佐之者九四。餘則皆不得逕與九五萃。是以有亂萃。有號笑。有咨嗟。情各不同。可見其聚雖同。其所以聚不同也。至九五雖以正位爲萃之主。負衆之望。而以位崇。近爲九四所迫。上有上六之障。高而難明。中而難和。以其易失權衡。如比之一陽孤立。不能阻朋比之害。衆陰相比。以蔽其主。如小人朋比以欺其君。是以謂之比。萃與比略異。則以有九四。足爲九五之弼相。惟其位過逼近。憂在擅專。故九五不得展其大用。而有所擬。以擬于群小之蒙蔽。又擬于近從之跋扈。此九五之所不足。實由下連九四。上近上六。二者互爭。貽戚于君。如朝有君子小人各

持一見以成黨爭。而君主不能辨其邪正。明其是非。遂易偏于所私。或釀成亂亡之害。如東漢及宋明黨禍。皆實證也。雖時有君子。不免為群小所害。則以勢有莫敵隙。有可乘。正如九四位未當。雖大吉而有咎也。然全卦所萃。實在四五兩爻。故四五爻由全卦言。為正用。由本爻言。則反易偏。此則兩陽不能勝四陰。而陰且在上也。然陰柔之道。以漸漬浸潤其君。故其害難見。而亦難除。惟其積之已久。決乏亦大。此上六爻。不免有悲傷涕泣之情也。萃之用固已盡除。柔之道亦且窮。則悲哀何裨于時。哭泣何益于事哉。此亦小人失志之常情耳。烏足以損君子哉。故仍占无咎。言若自貽伊

戚。更誰咎哉。全卦六爻皆云无咎。則可見陰之不可勝陽。而陽德中正。終免于咎戾。此義宜謹識之。

又曰萃之中互巽艮兩卦。合為風山漸。而兌之錯亦艮。坤之德又同于巽。坤順巽亦為順。以巽風之行。以順也。故萃與巽艮之用相通。自二至五。為卦中人道重要之爻。凡卦皆然。萃則以六二與九五恰相應。而六三與九四又相匹。合成一剛一柔。一內一外。如表與裏。如來與去。莫不相當。此即萃聚之義也。聚必以情志之協。惟平勻是尚。不平不勻。雖聚難和。此全卦大用。在二五之得中正也。而六二釋文更以中未變。明引吉之由來。未變者。未變其操守也。

亦爻柔未變爲剛之意。以其未變剛。故與九五成相引之勢。若已變。則相引反相拒矣。物理之定例。異類相引。同類相拒。如電與磁石。皆以一陰一陽相吸。萃之爲聚。亦本此旨。卦截去初上。以中四爻爲準。果配匹得宜。情志必協。如中孚其明證也。中孚上巽下兌。兩陰在中原。難與四陽協。若去其初上。則恰合于一陰一陽之道。此九二九五六三六四。皆互協也。以其屬中爻之協。故名中孚。言中能也和也。反之則爲大過。則以四陽在中。无可協也。故大過中孚卦體同。而德用大異。即由剛柔之協否爲辨。萃之中爻亦類中孚。而正位得配。已寓乾坤合德之象。故天地萬物之情于此見焉。卦

之初上。非萃之正用。故有亂萃之語。號笑之情。涕瀆之狀。以示其聚非好聚。會非佳會也。全卦皆以聚爲先。而二三四五。四爻爲正聚。且以六二九五爲最孚于中和之行。此彖辭三德。皆于二爻之匹配得宜見之。讀者當于此推繹其義也。